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7 August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 年 8 月 7 日关于马里的第 2374 (2017)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安全理事会第 2374 (2017)号决议所设并经安理会第 2484 (2019)号决议延长任期的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的身份，根据第 2484 (2019)号决议第 4 段随函转递专家小组工作的最后报告。

所附报告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 (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审议了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该报告并将报告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关于马里的第 2374 (2017)号决议
所设专家小组协调员

阿尔贝·巴鲁姆(签名)

专家

鲁本·德科宁(签名)

专家

奥雷利安·略尔卡(签名)

专家

埃米·托雷(签名)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并经第 2484(2019)号决议延长的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摘要

继马里政府取消 2019 年 9 月在基达尔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之后,2020 年 3 月和 4 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为《协议》的机构改革议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然而,政府无法将新设的陶代尼和马纳卡大区以及北方的穆斯特拉特和阿希博格省变成选区,令人怀疑其改善北方人口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性这一承诺。

尽管体制改革悬而未决,但在加快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及随后纳入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重组打算部署在北方的部队。然而,由于决策问题,特别是马里陆军前参谋长凯巴·桑加雷准将的决策,这一进程充满困难,造成 4 个月的拖延,并损害各方的信心。新收编的士兵一开始不予分配,然后错误地将一些人分配到南方地区,在不提供交通工具和配给的情况下,因他们在最终要求归队时没向部队报到而追究责任。军方一再试图不遵守每一签署方在重组部队的组成和指挥权方面各占三分之一的商定配额,进一步拖延了此后的部署。

除了签署方之间的分歧,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局势一直不利于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该协议的执行工作已经超过第 5 年。马里问题专家小组注意到,政府部队在反叛行动中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日趋严重。这种趋势不仅在马里存在,而且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存在,对马里北方难民社区的影响尤其严重。族裔民兵,特别是马里多贡民兵,在马里中部的暴行有增无减。该民兵团体与布基纳法索的类似团体联手,对边界两侧的平民实施暴行。2020 年 2 月 14 日,多贡民兵在奥戈萨古富拉尼社区进行第二次屠杀,杀害 35 名平民,原因就是军队失职,没有采取行动。

马里中部的局势不断恶化,转移了对在北方执行《协议》的注意力和资源。此外,马里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疏于职守,行为不当,未能保护平民,使北方各运动的战斗人员对编入重组军队的吸引力降低,并或许导致民众拒绝在北方部署重组部队。如果“三分之一”的原则得不到遵守,情况就更可能如此。

各派之间的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里政府笼络和操纵活跃在马里北方的武装团体和民兵的策略。该策略早就开始,而且并未随着 2015 年马里政府在阿尔及尔签署《协议》而改变,于是此后就一直破坏《协议》的执行。安全理事会在 2017 年 9 月建立了马里政府要求的制裁制度,目的是打击破坏开展和平进程的人,但也未改变这一策略。

一方面,政府作出全面执行《协议》的官方声明和承诺,另一方面马里国家行为体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破坏和平进程的人。两者间的差异导致签署方之间不信任,特别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及随后整编进程的额外负担和

费用给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制造了混乱，因为资源和斡旋努力部分偏离了当初的目标和主要目标。

专家小组认为，这种不信任、负担和混乱威胁并拖延《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执行，并认为应根据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第 2374(2017)号决议，追究负责实施这些行动和政策的主要政府官员的责任。

政府笼络武装团体的一个方面是，国家人员纵容并积极保护武装团体的犯罪企业以换取金钱。例如，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向马里国家安全局支付款项，后者便呼吁尼日尔当局释放 2018 年 4 月逮捕的毒贩。臭名昭著的人贩子 Baye Coulibaly 在负责管理被捕的移民时享受国家安全部队的保护，对他们进一步进行剥削，甚至利用他们为武装团体招募。

武装团体继续主要围绕车队运输大麻叶从事有组织犯罪，导致致命冲突，有可能构成违反停火的行为，并威胁《协议》执行工作。根据《协议》，各方承诺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为帮助遏制破坏稳定的毒品流动，制裁名单还必须针对供应商。摩洛哥总体上非常积极地响应专家小组的要求，但却既未向专家小组也未向尼日尔当局提供信息，说明向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又称 Rouggy 的犯罪网络供应大麻叶的个人和实体身份。

除了毒品，主要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引入萨赫勒地区的卷烟品牌非法交易活动有可能资助在马里破坏《协议》执行工作的武装团体，如同希腊生产的品牌美国传奇(American Legend)以往的情况。这也使区域国家损失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最后，马里北方最近出现手工淘金热，既威胁又有助于《协议》的执行工作，因为淘金热推动了协调会的扩张战略，但也吸收了前战斗人员，并吸引了青年，使其不再加入武装团体。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	5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威胁、阻碍和进展	5
A. 执行《协议》的区域政治和安全背景	5
B. 政治和机构要素	9
C. 安全和国防要素	11
D.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要素	14
E. 和解、司法和人道主义要素	14
三. 武装团体	15
四. 有组织犯罪	23
A. 毒品贩运	23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30
C. 非法香烟贸易和贩运	31
D. 手工黄金业	34
E. 执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36
五.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	36
A. 阻碍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至马里	36
B. 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行为	37
C. 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情况	39
D. 对国家和国际部队的袭击	39
六. 建议	40
附件*	41

* 仅以来件所用语文分发，未经正式编辑。

一. 背景

任务、访问和合作

1. 安全理事会第 2484(2019)号决议决定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 至 7 段规定的措施延长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2374(2017)号决议规定的制裁制度包括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适用于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安理会在第 2484(2019)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重新设立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并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1 至 15 段规定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中旬，专家小组对马里进行了 4 次访问，并对尼日尔进行了 2 次访问，对摩洛哥和布基纳法索进行了 1 次访问。然而，由于目前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专家小组不得不取消计划于 2020 年 4 月、5 月和 6 月对马里进行的所有访问，但小组得以在 6 月访问法国。专家小组谨对有关政府接待小组的访问表示诚挚感谢。专家小组还感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提供支持。具体而言，感谢稳定团内的专家小组协调中心——特派团联合分析中心，并感谢秘书处安全和安保部所作的安全安排。

3. 专家小组在任务期间又向会员国、国际组织、私营实体发出 36 封公函，收到对请求作出的不同程度的答复(见附件一)。

方法

4.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其 2006 年 12 月报告(见 S/2006/997，附件)中建议的标准。专家小组意欲尽可能透明，但如果指出信息来源会使提供者或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就不公布身份信息。

5. 专家小组同样致力于最大程度的公正，并将在适当和可能的情况下力求向各方提供报告中提及他们的信息，供其在规定时限内审阅、评论和回应。

6. 专家小组捍卫工作的独立性，抵制任何削弱其公允立场或制造偏见印象的行为。专家小组依照在将本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主席之前达成的共识，核准本报告文本、结论和建议。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威胁、阻碍和进展

A. 执行《协议》的区域政治和安全背景

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国家民兵暴力影响马里难民并迫使他们返回

7. 区域环境不利于执行《协议》。专家小组注意到，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反叛行动中，国家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呈增加趋势，此外还有族裔民兵对敌对社区的暴力。马里中部针对平民的暴力加剧，转移对马里北方的资源和注意力，延误和平，因而削弱公众对《协议》的支持，并影响社区和

武装团体对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信任。萨赫勒各地的一些社区感到，各自政府要么没有保护他们，要么甚至将他们作为目标，从而加强了族裔民兵的合法性和作用。

8. 邻国境内的马里难民社区尤其受暴力行为的影响。2020 年 5 月 2 日，布基纳法索国防军进入该国北部收容 6 500 名马里人的 Mentao 难民营，据报殴打并打伤 32 名马里难民，原因是怀疑他们串谋实施了当天对 Djibo 地区宪兵部队的恐怖袭击。据报，称为 Koglweogo 的布基纳法索自卫民兵参加了针对马里难民的暴力活动。¹

9. 协调会发表公报谴责此次袭击，并呼吁布基纳法索政府确保按照国际标准保护难民。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也谴责这一事件，促使布基纳法索政府于 2020 年 5 月 5 日发表公报，³ 对追捕利用难民营藏身的武装分子时使用暴力进行辩护，但也承诺调查此事。⁴

10. 布基纳法索境内针对马里难民的持续暴力迫使数千人返回他们在马里的家园，而同时《协议》缔约方根据《协议》第 47 条承诺创造的有利环境并不存在。⁵ 布基纳法索是协议监测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族裔民兵及其区域影响

11. 族裔民兵貌似填补当地安全的真空，其中有些即 Koglweogo 民团和 Dan Nan Ambassagou 正式参与政府军的行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在当地的人气都使其变得无法控制，成为地区安全的一大威胁。⁶ Dan Nan Ambassagou 的创立，及其 2018 年以来的指数级发展(尽管马里政府决定正式解散)，再次说明马里国家和族裔民兵之间的关系成问题。

¹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难民署应对萨赫勒危机的行动”，2020 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该民兵团体还被指控多次袭击平民，包括 2020 年 3 月 8 日在布基纳法索北部亚腾加省的丁吉拉村、巴尔加村和兰多拉村杀害 40 多名平民。大赦国际，布基纳法索：目击者证词证实武装团体实施了这起大规模屠杀，2020 年 3 月 20 日。

² 协调会第 08/CD/CMA/2020 号公报，2020 年 5 月 2 日，基达尔。

³ 难民署，“布基纳法索：难民署谴责对马里难民的暴力行为”，2020 年 5 月 4 日。

⁴ 布基纳法索，新闻及与议会关系部，公报由新闻及与议会关系部长雷米·菲尔让斯·当吉努签署，2020 年 5 月 5 日。

⁵ 截至 2020 年 3 月，布基纳法索境内 2 000 多名马里难民已经因布基纳法索的不安全局势返回家园。难民署，“布基纳法索的暴力迫使马里难民返回家园”，2020 年 3 月 13 日。

⁶ 据报，2020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马里境内针对平民的所有暴行中，近 40%是族裔民兵所犯，仅次于恐怖主义武装团体。见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Sur les Tendances des Violations et Abus de droits de l’homme*”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2020 年 4 月。另见 *Insecurity Insight*，“Burkina Faso: threats and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and vital civilian facilities”，Bulletin 1: 2020 年 1-3 月，2020 年 4 月。

12. 马里稳定团人权和保护司指认 Dan Nan Ambassagou 实施暴力，对马里中部其他社区犯下暴行，⁷ 有时得到当地官员的准许和支持。⁸ Dan Nan Ambassagou 被控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在奥戈萨古村杀害 150 多名平民，次日被马里政府部长理事会正式解散。该民兵团体拒绝遵从政府决定，⁹ 而且继续为一些官员所准许。¹⁰ 2020 年 2 月 24 日，布布·西塞总理发表公报，称 Dan Nan Ambassagou 的检查站非法，下令立即拆除。¹¹ 然而，该民兵团体继续控制着塞瓦雷、班加拉、班卡斯和科罗之间主干道上的数十个检查站。马里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每天都会经过那里，其中包括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生第二次大规模屠杀后(见方框)由莫普蒂省长 Abdoulaye Cissé 将军和马里武装部队参谋长 Abdoulaye Coulibaly 将军率领访问奥戈萨古的高级别代表团。

2020 年 2 月 14 日原本可预防的对奥戈萨古的袭击

马里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本可以阻止马里族裔民兵发动的一些袭击，如下文所述的对奥戈萨古的第二次袭击。在马里武装部队第一批重组部队部署之际，这类事件削弱当地民众对国家军队公正提供安全保护的信任感，并降低整编对武装团体成员的吸引力。这些人可能选择继续保护自己的社区，从而威胁《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执行。

2020 年 2 月 14 日，多贡民兵袭击奥戈萨古村，杀害 35 名富拉尼社区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年仅 4 岁的儿童。受害者被迫赶到灌木丛中，一些人被肢解，另一些人被斩首。其他还有超过 19 名平民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包括 5 名儿童。^a

2019 年 3 月 23 日，该地点发生屠杀 160 名平民的第一次事件。之后，应马里总统请求，专门有一支马里军队负责保护奥戈萨古 Peul 居民。这支军队在其换防部队到达之前就撤离了阵地。第二起杀戮事件就是在军队撤离后发生的。

2020 年 2 月 14 日，杀戮发生前 10 多个小时，Keba Sangaré 将军接到无数电话，并收到信息，告知他奥戈萨古村面临杀戮威胁，已在准备和正在开始。^b

⁷ 马里稳定团，“关于侵犯人权和滥用人权趋势的说明”。

⁸ 例如，2018 年 4 月 12 日，在多贡和富拉尼社区因资源问题发生冲突后，科罗省 Kaporona 市镇的镇长 Etienne Poudiougou 签署一项公告，命令所有富拉尼人离开他的选区(见附件二)。2018 年 4 月 14 日，马里总理府公开谴责镇长的决定，并呼吁司法机构调查此事。见 aBamako, “Réaction énergique du gouvernement face aux dérives ethniques du maire de la commune de Koprone”, 2018 年 4 月 15 日。

⁹ Aaron Ross, “Mali struggles to disarm ethnic militia suspected of massacre”, 路透社，2020 年 4 月 19 日。

¹⁰ 例如，在政府解散民兵几个月后，班达卡拉省长 Siriman Kanouté 在 2019 年 9 月的一次视频讲话中，站在 Dan Nan Ambassagou 一位领导人身边说，Dan Nan Ambassagou 不是马里军队的敌人(见附件三)。

¹¹ 马里, “Communiqué du gouvernement suite à la visite du Premier Ministre Dr. Boubou Cissé dans la région de Mopti du 22 au 23 février 2020”, 可查阅: <http://primature.ml/communiqué-du-gouvernement-suite-a-la-visite-du-premier-ministre-dr-boubou-cisse-dans-la-region-de-mopti-les-22-et-23-fevrier-2020/>。

凯巴·萨纳加雷将军身为马里军队参谋长兼中部地区作战联合部队指挥所指挥官，具有指示驻扎在奥戈萨古村的军队在换防部队到达之前不得在 2020 年 2 月 13 日离开的最终决策权和授权。将军还有权下令奥戈萨古村的陆军部队立即换防，因为他在 2020 年 2 月 13 日 17 时左右，也就是袭击发生前 10 多个小时，已经得知军队离开。

此外，凯巴·萨纳加雷将军向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上级作出虚假保证，称军队在换防部队到达之前不会离开，从而阻挡了其他部队可能采取的救援措施。^c

2020 年 2 月 14 日上午 8 点左右部队到达。在这之前，袭击者有足够的时间杀戮平民和破坏财产。可是，在 54 公里外的科罗省就驻有部队，沿线大多是柏油路。如果得到指示，部队可在数小时之内进行干预。

袭击发生后，马里总统暂停了凯巴·萨纳加雷将军身为中部地区作战联合部队指挥所指挥官的职务。2020 年 5 月，他被解去身为马里陆军参谋长的职务。

^a 机密报告，2020 年 3 月。另见人权观察，“马里军队，联合国未能阻止大屠杀”，2020 年 3 月 18 日。

^b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访谈，2020 年 3 月，巴马科。

^c 同上。

13. 多贡民兵正在向布基纳法索扩张，参与马里境内团体与其在布基纳法索的同伙之间的协调行动，主要在马里的班卡斯和科罗省以及布基纳法索的孔博里市镇。¹² 联合民兵行动涉及虐待平民，使马里与布基纳法索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紧张。阿巴耶村事件之后的相互指责和对事件的矛盾陈述便说明了这一点，如下文所述。

14. 2019 年 11 月 16 日，驻扎在班卡斯省 Ouankoro 市镇的马里军队出手干预，阻止来自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多贡民兵成员袭击 Bidi 和 Sankoro 村的富拉尼平民。在追击民兵战士时，马里部队进入布基纳法索村阿巴耶。该村的主要居民是多贡人，军队遇到民兵强有力的武装对抗。随后，马里军队请求空中支援，并迅速得到支援，使其得以逮捕 20 多名民兵成员，¹³ 其中一半以上持有布基纳法索的身份证件。据此推测的这些布基纳法索多贡民兵战士后被移交给布基纳法索政府。布基纳法索政府反驳马里政府对事件的陈述，指责马里在布基纳法索领土犯下暴行，并强烈反对马里军队在其领土上实施干预行动，声称此事发生时没有按照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区域协议通知布基纳法索。¹⁴

15. 多贡民兵在推行其区域扩张战略的过程中，利用布基纳法索村庄如孔博里市镇的阿巴耶和其他村庄，作为在与布基纳法索接壤的马里村庄中开展行动的后方

¹² 机密消息来源，2020 年 2 月 12 日：还有许多关于袭击马里平民的其他陈述，包括来自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多贡或多佐战斗人员的陈述。

¹³ 马里武装部队，2019 年 11 月 16 日公报，可查阅：www.facebook.com/ForcesArmeesMaliennes/posts/1485461781603402。

¹⁴ Aaron Ross, “Burkina Faso accuses Mali of unauthorized military operation on its soil”, 路透社，2019 年 11 月 19 日。

基地。这主要是因为富拉尼武装团体也在 Ouenkoro 的马里市镇周围地区活动，使多贡民兵无法直接从他们在马里的据点 Bandiagara 前往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多贡民兵的一些领导人之前在马里曾是 Dan Nan Ambassagou 的成员，随后回国在布基纳法索建立起自己的当地武装，支持政府的安全行动，如布基纳法索多贡的一位领导人 Drabo Yacouba 所证实的。¹⁵

16. 富拉尼民兵也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继续对多贡和其他社区实施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同样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紧张。最新事件包括 2020 年 6 月 8 日据报在 Sobane Da 村杀害 30 多名多贡平民，其中包括 24 名儿童。¹⁶ 富拉尼民兵还自诩“自卫”团体，在范围涉及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更广地区活动。该区域没有统一的富拉尼民兵队伍。¹⁷

区域的进一步情况

17. 阿尔及利亚继续与马里签署和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举行会议，以利于他们就众多有争议的问题与马里政府对话。这有助于筹备马里总理于 2020 年 3 月访问基达尔。那是 2014 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在重组军队的第一个营抵达基达尔之前，马里外交部长蒂埃比尔·德拉姆于 2020 年 2 月 3 日访问阿尔及尔，向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邦恩转告马里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的讯息，以争取区域对《协议》执行工作的支持。阿尔及利亚随后承诺为马里重组军队第一营的装备提供 500 万欧元。

B. 政治和机构要素

陶代尼和梅纳卡大区的机构改革和立法选举尚待进行

18. 《协议》规定的重大政治和机构改革仍然尚待进行，并且在马里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依赖脆弱的共识。2019 年 12 月举行的包容各方的全国对话在马里社会和政治行为体中促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使立法选举能够在 2020 年 3 月和 4 月举行。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与政府之间有一项谅解，即体制和政治改革或是与立法选举同时进行，或是在选举后立即启动。然而，各方之间的信任度仍然很低，促使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试图借助参与立法选举获得对尚待举行的机构改革的保证。

19. 2020 年 1 月 25 日，协调会发表公报，就其参加 2020 年 3 月的立法选举提出三个条件，即：(a) 开始进行行政和区划调整，(b) 在 12 个新省举行选举(6 个在陶代尼，4 个在梅纳卡，2 个在加奥(Achibogho 和阿尔穆斯塔拉)；(c) 确保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协调会的这一立场引发了另一轮对话，

¹⁵ Lefaso.net, “Me Drabo Yacouba, chef dozo: ‘si vous refusez de collaborer avec les FDS parce que vous avez peur, sachez que même si vous ne dénoncez pas les bandits, vous ne serez pas épargnés’”, 2019 年 9 月 11 日。

¹⁶ Agence France-Presse, “Le bilan de la tuerie du village Dogon de Sobane Da nettement revue à la baisse”, France 24, 2020 年 6 月 13 日。

¹⁷ 由外号 Bacar Saw 领导的“Salut du Sahel 联盟”于 2018 年初出现，其雄心是统一富拉尼武装团体，但似乎为侨民社群所创立，而非实地现实情况。

最终使政府提议以法令形式任命新立法机构成员，即梅纳卡的 4 名议员和陶代尼的 6 名议员。大多数武装团体反对这项提议，因为这些议会成员不会被视为合法。

20. 在要求将承诺正式化的推力之下，政府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通过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发布了一份路线图文件，其中提出了启动行政和区划调整的有时限和有预算的详细计划，包括于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在陶代尼和梅纳卡举行两轮立法机构补选，并在 2020 年 8 月和 12 月期间举行宪法公投。¹⁸ 尽管如此，协调会继续施压，要求更强有力的政治承诺。为了让协调会放心，总理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递交了一封信，介绍政府的补选计划。协调会随后对该计划表示欢迎，并接受无条件参加立法选举，同时提醒政府注意让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参与。¹⁹

21. 此外，2020 年 4 月 15 日，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部长阿尔法·巴在陶代尼和梅纳卡大区以及阿尔穆斯塔拉和 Achibogho 两省成立了全国立法补选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组成如下：政府代表、每个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各自 4 名代表和“包容”运动 3 名代表。²⁰

政府对实施《协议》的协调

22.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注意到，武装运动对设立新委员会协调政府执行《协议》的行动这两项法令有不安情绪，即不知这些委员会是否会以及如何取代或推翻由社会融合、和平和民族和解部长拉西内·布瓦雷主持的现有马里人协商框架 (S/2020/158/Rev.1，第 30-34 段)。最终，无论是总理主持的部际委员会还是政府和发展伙伴组成的联合委员会都没有开展工作。虽然 2020 年 1 月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自 2019 年 9 月取消原定在基达尔举行的会议之后首次召开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呼吁重振马里人协商框架，但其每周会议并未恢复。2020 年 6 月，协议监测委员会注意到，政府打算阐述更高级别的协商框架新方法，²¹ 再次表明改变和取代一个可行框架的意图。

妇女参与实施《协议》

23. 妇女对和平进程的参与非常有限。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的 25 名委员中有 5 名是女性。国家安全部门改革委员会 70 名委员中 4 名是女性。协议监测委员会的 14 名成员中没有女性，其正义与和解小组委员会中只有一名女性，并且在 4 个小组委员会总共 24 名成员中只有一名女性。

24. 安全理事会在第 2531(2020)号决议中，敦促马里各方落实关于妇女参与《协议》所设机制的高级别讲习班的建议，包括将《协议》后续机制中的妇女人数从

¹⁸ 马里政府，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Modalités de prise en charge de nouvelles régions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e la Résolution No.1 du Dialogue National Inclusif”，2020 年 2 月 26 日。

¹⁹ 协调会，“lettre No.002/2020/PDT-CD”，2020 年 3 月 26 日，由协调会主席比拉勒·阿格·谢里夫签署。

²⁰ 马里，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第 000148/MATD-SG 号决定，2020 年 4 月 15 日。

²¹ 见马里，协议监测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最后公报，2020 年 6 月 11 日。可查阅：<http://primature.ml/comite-de-suivi-de-laccord-csa-11-juin-2020/>。

3%增加到 30%；建立独立的妇女观察站，监测和平进程；建立一个监测框架，跟进已采取措施的情况(S/2020/476，第 51 段)。

C. 安全和国防要素

不完全重新部署重组后的军事部队

25. 到 2020 年 5 月 7 日，1330 名前战斗人员已编入武装部队，或将作为重组后的国家军队的一部分(792 人)部署在北部，或部署到国民警卫队或反恐部队中(538 人)(同上，第 39 段)。2018 年 11 月 6 日，开始加速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针对来自不同的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 1 840 名协调行动机制人员。²² 追赶阶段旨在替换健康状况不佳和缺勤的协调行动机制人员，这就应能补足差额，但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开始。同样需要着手新的一批 1 160 名战斗人员，以最迟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实现从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整编 3 000 人的目标。那是安全理事会第 2480(2019)号决议所建议的。此外，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分配到北方的重组后部队士兵中仍有 225 人尚未实际加入部队。²³

26. 上述 225 名士兵缺席的主要原因是，如专家小组 2020 年中期报告(S/2020/158/Rev.1)所强调，马里陆军参谋长凯巴·桑加雷将军决定在他们的训练于 2019 年 9 月 2 日正式结束后让其休假一段时间。虽然大多数所涉士兵来自该国北部，在巴马科没有家人住在一起，但没有给予他们返乡的交通手段，因此面临重大安全风险。缺席者中包括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被绑架的 20 名士兵和 2019 年 9 月初试图前往马里北部家园时被布基纳法索武装部队拘留的 4 名士兵(同上，第 37 段)。虽然 4 名被拘留者已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获释，²⁴ 但被绑架的士兵仍然下落不明。

27. 2019 年 9 月的绑架和拘留是给重组后部队士兵放长假的结果，标志着政府规划失误和拖延战术的开始。这种失误和拖延引发了武装运动的抗议和负面反应。

28. 2019 年 12 月底，这位将军终于下令这些士兵归队，²⁵ 但来自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士兵被部署到全国各地的新近重组的部队。²⁶ 这违反《协议》第 22 条。该条规定重组部队应重新部署到北方各地。2019 年 11 月，各方具体商定，将收编的战斗人员部署到其原籍地区，并决定在年内组建三个重组营：一个在基达尔，一个在通布图，一个在加奥，还有一个重组连在梅纳卡。²⁷ 将部队部署到

²² 《协议》附件 2 中提到的协调行动机制是一个统一的指挥和控制结构，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和政府军事力量联合，旨在保障加奥、通布图、基达尔和梅纳卡大区的安全，特别是为此在马里稳定团和国际部队援助下，在必要时尽可能规划并开展混合巡逻。

²³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2020 年 4 月 24 日。

²⁴ 见附件四中的释放函。

²⁵ 给新收编人员定级的行政文书在收编四个月后即 2019 年 12 月才通过。

²⁶ 见附件五中凯巴·桑加雷将军关于在包括马里南部在内的所有军事地区部署新收编战斗人员的决定。

²⁷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43 届会议记录，2019 年 11 月 28 日，存档于联合国。

全国各地的决定引发了武装团体的抗议，使这一进程停滞了几周。这一问题到 2020 年 1 月中旬才解决。²⁸

29. 除了重组部队的地理定位外，政府还践行了每个重组部队由 3 个签署方的同等人数组成的原则。三分之一的原则是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²⁹ 2019 年 11 月 28 日会议通过的重新部署计划的一部分。³⁰ 该计划建议重新部署的部队采取与协调行动机制相同的指挥结构和组成。³¹ 然而，在 2020 年 1 月 21 日协议监测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小组委员会高级别特别会议上，马里陆军副总参谋长当时表示，三分之一原则的规则不适用于所有重新部署的部队。³² 三天后，政府提交了超过配额 35 人的基达尔营人数。³³ 1 月 31 日，各方最终同意组成和指挥官都适用三分之一原则，³⁴ 但这并没有结束各方的争吵。

30. 在组成方面，2020 年 2 月 8 日，协调行动机制和加奥的联合观察核实小组对前往基达尔的头两个连进行了筛查，发现都遵守了三分之一原则。然而，2020 年 3 月 10 日，第三个连从加奥前往基达尔的行动在最后一刻被武装运动取消了，理由是未尊重这一原则。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此举合理。³⁵ 与此同时，两天前出发前往梅纳卡的连队没有被筛查，因为来自武装运动的联合观察核实小组成员自 2020 年 2 月以来一直没有拿到工资，因此拒绝执行这个任务。³⁶

31. 在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11 日开会期间，武装部队参谋长代表辩称，前往基达尔的第三个连没有遵守三分之一原则是由于缺席，但这显然不是政府的责任。专家小组认为，造成缺席的情况恰恰是政府计划不善的结果，因为来自武装运动的训练有素和新近收编的人员四个月没有在队，并且没有得到归队所需的后勤安排。

32. 在指挥官方面，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继续拒绝三分之一原则，³⁷ 表现出非常不愿意任命前武装运动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就加奥营而言，根据国民警卫队参谋

²⁸ 见附件六中协调会给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抗议信，

²⁹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是根据《协议》设立的一个委员会，向协议监测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小组委员会负责，任务是解决安全问题、监测停火并在签署方之间实施建立信任措施。

³⁰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43 届会议记录，2019 年 11 月 28 日。

³¹ 该计划还建议协调行动机制总参谋部根据《协议》第 21 条领导部署重组部队，并将其编入武装部队。两件事都没有落实。部署工作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领导，而未与协调行动机制指挥官协商，后者留驻原地。

³²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12 届特别会议记录，2020 年 1 月 21 日。

³³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13 届特别会议记录，2020 年 1 月 24 日。

³⁴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45 届会议记录，2020 年 1 月 29 日。

³⁵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49 届会议记录，2020 年 3 月 11 日。

³⁶ 与联合观察核实小组人员的会晤，加奥，2020 年 3 月 9 日。联合观察核实小组和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的武装运动成员由和解部发薪，而协调行动机制人员的薪水由国防部支付。到 2020 年 4 月底，问题得到了解决。

³⁷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49 届会议记录，2020 年 3 月 11 日。

长 2020 年 1 月 30 日给武装部队参谋长的一封信，前纲领会³⁸ 指挥官 Daouda Hama Zouna Maiga 本应担任指挥。³⁹ 然而，他没有得到任命，而是由 Mohamed Lamine Ag Kilita 指挥该部队。此人曾是驻扎在 Intahaka 的马里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于 2013 年作为马里武装部队成员被部署在基达尔，⁴⁰ 从未参加过任何武装运动。对部署在通布图的营也试图采取类似的掉包法，以原来自基达尔但一直属于马里武装部队的 Alkassim 上校取代预定的前协调会指挥官 Jamal Ben Sidi Mohamed。但 Jamal Ben Sidi 最终得到确认，因为政府试图以此表示一些善意。⁴¹

33. 虽然根据《协议》第 22 条，重新部署的部队应包括相当数量的来自北方地区的人员，包括担任指挥职务，但政府似乎仅愿意在组成方面尊重三分之一的原则。在指挥官方面，政府试图绕过三分之一原则，任命来自北方(但不是来自两个武装运动)的马里武装部队人员担任指挥职务，这样仍算符合《协议》。然而，政府这样做背弃了它早先在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执行框架内商定的决定，即重组部队的指挥权和人员组成均由三方平分。

34. 关于重组部队指挥权的分歧在 2020 年 5 月 6 日达到顶峰，当时协调会拒绝让来自加奥的第三连 120 人进入基达尔以完成组营。借口是防止 COVID-19 传播，但真正的原因是不满宣布该连 21 名军官不称职，其中包括一名协调会希望安排其指挥基达尔营的上尉，但他们没有被替换。⁴²

35. 在编写本报告时，按照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主席 2020 年 5 月 27 日的提议，正在讨论作为追赶阶段的一部分工作，通过就地⁴³ 收编各运动的成员来解决第三连的不均衡问题。⁴⁴ 协调会已经将三分之一原则设定为完成第一波整编的条件，⁴⁵ 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波整编，而当初设想第二波整编与追赶阶段同时发生。与此同时，政府对提议的分散整编表示强烈保留，坚持由政府专权管理重组后的部队。⁴⁶

³⁸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是《协议》的三方之一，其余方是协调会和政府。

³⁹ 见附件七中的指派函。Abdoulaye Nazim Maiga 在信中被指派为 Ménaka 连队的指挥，实际上担任了指挥官。

⁴⁰ 201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派驻基达尔的 Ag Kilita 的话：“我投了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的票，我手下的所有士兵也投了同样的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处理北方的问题……马里需要一个独裁者”。见 Rukmini Callimac(美联社)，“Mali presidential race goes to runoff; politician known for firmness takes initial lead”，680 News，2013 年 8 月 2 日。

⁴¹ 对他的确认是在 2020 年 4 月 24 日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开会时传达的，并作为政府善意的表现，而此前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的会议上拒绝了三分之一的原则。

⁴² 见 Studio Tamani，“Kidal: l'accès à la ville refusé au troisième bataillon de l'armée reconstituée par la CMA”，2020 年 5 月 12 日；以及机密报告，2020 年 5 月 8 日。

⁴³ 在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

⁴⁴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17 届特别会议记录，2020 年 5 月 27 日。

⁴⁵ 同上。

⁴⁶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第 18 届特别会议记录，2020 年 6 月 2 日。

36. 追赶阶段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开始，随后是第二波整编。因此，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整编 3 000 人的目标没有实现。⁴⁷

D.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要素

北部开发区与可持续发展基金

37. 关于北部开发区和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最新情况载于专家小组中期报告(S/2020/158/Rev.1)附件一。

38. 虽然可持续发展基金指导委员会已开始审查项目，并且已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批准一份程序手册，但协调会继续要求将武装运动纳入指导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两者。2019 年 6 月，政府已经承诺修订相关法令(同上，附件八)。尚未修订之前，各方在协议监测委员会 2020 年 6 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诺对基金进行更具包容性的管理。

39. 协调会在 2018 年 11 月提出对基金成立前开支进行审计的建议。此前专家小组已揭示这些开支虚报并错报(S/2019/636，第 56-60 段)。这一建议不再是协议监测委员会相关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事项。

E. 和解、司法和人道主义要素

40. 根据《协议》，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处理自 1960 年以来在政变、政治危机和叛乱期间的侵犯人权行为。截至 2020 年 5 月 23 日，已有 16 478 名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指控侵犯人权行为。立案工作仍在进行，证词是保密的。其中有 10 000 份来自妇女的证词，600 份来自儿童的证词。2019 年 12 月 8 日，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在巴马科举行了首次公开听证。总共听取了 13 名受害人的证词。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计划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再举行 5 次公开听证。海外的马里难民将有机会参加公开听证会，方法是向被派去记录证词的小组登记。

41. 为了提供赔偿，一项关于赔偿的法案和支持执行法案的配套措施已提交社会融合、和平与民族和解部供批准。⁴⁸ 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将于 2021 年结束，届时将发布最后报告。

⁴⁷ 在指挥结构上的分歧也妨害了已建部队投入运作。见卡特中心，“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Observer: observ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emanating from the Algiers process”，2020 年 4 月。

⁴⁸ 与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代表的通信，2020 年 5 月 29 日。

三. 武装团体

42. 自专家小组上次报告以来，马里北方各武装团体之间的力量平衡没有改变，尽管在 2020 年 4 月的立法选举期间，在某些省发生了紧张对抗。那里的武装团体涉入了与可能发生的选举舞弊有关的事件。协调会在贡达姆与保护官方建筑的马里武装部队之间的对峙⁴⁹ 以及协调会在阿盖洛克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⁵⁰ 之间的对峙再次显示将选举安保服务外包给支持相互竞争的候选人的武装团体这一做法存在局限性。

43. 与此同时，区域局势在过去几个月也有重大发展。恐怖主义武装团体之间公开冲突(见下文)，马里北方和国外的青年越来越多地参与淘金热，包括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成员，使这些实体流失基本的人力资源、车辆和潜在新兵(见下文第 120-124 段)。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对“伊斯兰国西非省”发动进攻

44. 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领导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QDe.159)，特别是其分别由阿马杜·库法(QDi.425)和加法尔·迪科⁵¹ 指挥的在巴西纳、Serma 和布基纳法索北部的卡提巴(营)，于 2020 年 3 月和 4 月对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QDe.162)卡提巴发动了一次大进攻。这支部队称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由 Adnan Abu Walid al-Sahraoui (QDi.415)领导。

45.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最初将伊斯兰国西非省从古尔马驱逐出去，迫使后者撤退到位于昂松戈和尼日尔边境的尼日尔河西岸的豪萨社区以及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在编写本报告的时候，一场反攻据报把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推回因蒂里特地区。加奥和基达尔大区也发生了局部小规模冲突，例如在塔拉塔耶和因代利曼之间；然而，梅纳卡大区迄今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和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之间据说存在互不侵犯条约。⁵²

⁴⁹ 2020 年 4 月 20 日，协调会在贡达姆的官方建筑前部署了数十辆皮卡车，由 Kabo Ag Abdoullahi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民解运动)和 Abdallah Ag Ahmedou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指挥，当时官员们则在计票。马里武装部队保护政府大楼和负责计票的官员。

⁵⁰ 纲领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⁵¹ Amadou Boucary Dicko，又名加法尔·迪科，是 Malam Dicko 的兄弟，后者是伊斯兰辅士组织创始人、库法的亲密伙伴，2017 年被杀。

⁵² Almahmoud Ag Baye (又名 Ikaraye)，据称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地区指挥官 Fakhani Ag Taki 及其在梅纳卡和蒂代梅内的副手——分别为 Inkarota Ag Nokh 和 Mohamed Ag Hama——以及协调会军事指挥官 Mohamed Ali Ag Ahmed (又名 Hamad Ali)和 Najim Ould Baba Ahmed (又名 Alwayjam)保持密切的个人联系；另见 S/2020/158/Rev.1，第 70-75 段)。

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之间的勾结

46. 专家小组没有确认收到的下述信息：⁵³ 协调会成员参加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对伊斯兰国西非省的进攻；⁵⁴ 但是，由 Bah Ag Moussa(QDi.424)⁵⁵ 和前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⁵⁶ 军事指挥官 Bokhaba Ag Hamzatta⁵⁷ 指挥的从古尔马北部和基达尔大区向 Ndaki 以及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边界地区派遣的约 30 辆皮卡车和数十辆摩托车的增援部队使用了协调会的旗帜和条幅，以防被国际部队拦截。

47. 专家小组收到的机密信息显示，塔班考特和阿尔穆斯塔拉的 Hanoune Ould Ali 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成员，⁵⁸ 包括他的军事参谋长 Alghamar Ould Hamadi，据报参加了 2020 年 3 月 20 日在塔肯特和 4 月 6 日在班巴对马里武装部队基地的袭击。⁵⁹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声称由其所为。⁶⁰ 据说 Alghamar 在塔肯特袭击中受伤，他的三名部落成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埋葬。⁶¹ 基达尔、贝尔和(或)通布图的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成员可能涉入班巴袭击一事仍在调查中。

48. 专家小组收到协调会主席比拉勒·阿格·谢里夫 2020 年 5 月 22 日的信(见附件八)，对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作出答复，正式否认协调会与恐怖主义团体勾结的所有指控，并否认对声称效忠协调会的个人所犯罪行负有责任。该信指出了一个事实错误，即萨拉赫·阿格·艾哈迈德领导的一支协调会巡逻队在阿加达纳莫斯打死了 4 名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战斗人员和 3 名平民。专家小组也已注意到这一错误，并在重新印发的中期报告(S/2020/158/Rev.1)中作了更正。

⁵³ 来源包括伊斯兰国数字报纸 Al-Naba。该报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在第 238 期中报道，基地组织将自己隐藏为“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中心”，“其车前挂着许多面旗帜，在行进中哪一面合适就用哪一面”。

⁵⁴ 除了塔拉塔耶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 Bahrou Ag Mahamad 可能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参加战斗之外：他与其兄弟伊斯兰捍卫者组织的 Saghdoudoune 一起与 Ikaraye 和 Ousama Al-Fulani 的伊斯兰国部队作战。

⁵⁵ Bah Ag Moussa 据报在战斗中受伤，在前线被 Sidan Ag Hitta 取代(机密报告，2020 年 5 月 1 日)。

⁵⁶ 协调会联盟成员。

⁵⁷ Bokhaba 是来自廷埃萨科的 Tuareg Taghat Mellet 人。他是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前高级军事指挥官，与 Alghabass Ag Intalla 关系密切。他原先负责伊斯兰捍卫者组织部队的协调，2016 年和 2017 年与协调会并肩作战对抗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并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廷扎瓦滕被法国军队打伤。

⁵⁸ 2013 年 9 月，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分裂成两派。由西迪·易卜拉欣·乌尔德·西达提领导的派别加入了协调会，而由艾哈迈德·乌尔德·西迪·穆罕默德领导的另一个派别加入了纲领会。

⁵⁹ 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22 日和 23 日与三个佐证机密来源的通信；机密文件，2020 年 4 月 30 日。

⁶⁰ 更具体地说，是据穆拉比通组织(QDe.141)领导人 Hamama Ould Alkhouwayar(又名 Abou Hamza)所称。

⁶¹ 与机密消息来源的通信。

马里国家利用武装团体和民兵作为工具⁶²

49. 自 1990 年代第一支社区自卫民兵在加奥成立以来，⁶³ 马里国家多次被指控在与马里北方叛乱武装团体的武装冲突期间笼络和支持族裔或社区民兵，利用马里中部和北部的武装团体作为工具。⁶⁴

平叛工作外包情形

50. 马里国家或国家人员对各类民兵和武装团体的操纵和支持有程度和类型差异，取决于局势、时期和地点，并随时间推移发生重大变化。战略自主权、指挥和控制、招募、财政、资源、后勤、行动等一些参数可以反映国家在这些武装行为体的成立和日常运作中的介入类型和程度。

51. 负责民兵及代理人关系的国家人员也有差异，包括在一些情况下，国家代表无需中央机构批准或知情而直接就地提供支持。⁶⁵ 在马里，有两个机构参与了将冲突外包给武装团体、支持和操纵武装团体的工作：

(a) 马里国防军：负责提供军事物流(车辆、卡车、燃料、弹药，来自自身库存或专门采购)，以行政手段使现役士兵、士官、军官、高级军官复员从而提供人力资源，⁶⁶ 参与联合军事行动和巡逻；

(b) 马里国家安全局：负责武装团体操纵战略、实施该战略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问题，并与提供保密信息的重要线人或代表安全局行事的国家人员接洽。

52. 除马里国家提供支持外，马里北方有影响力的商人、走私者、贸易商也向亲政府民兵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以换取国家的安全保护和有罪不罚的承诺。⁶⁷ 专

⁶² 为防止专家小组的秘密消息人士可能被识别，同时依照专家小组的调查方法(见上文第 4-6 段)，对于专家小组在 2018 至 2020 年期间在马里举行会晤和访谈期间收集证人证言的时间和地点或同期收集的书面证据的性质和来源，本节不提供任何具体信息。

⁶³ 甘达科伊在桑海语中意为“土地的领主”。

⁶⁴ 专家小组了解学术文献对武装团体的现行分类，特别是民兵与“附属叛乱分子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区别，前者的定义或为“社区驱动”或具有“抵抗叛乱的一面”；见 Corinna Jentsch, Stathis N. Kalyvas 和 Livia Isabella Schubiger, “Militias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5 (August 2015)。但安全理事会设立和延长专家小组任务的各项决议仅提及武装团体。

⁶⁵ 在马里中部，国际人权联合会(人权联合会)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权联合会和马里人权协会，*Dans le centre du Mali, les populations prises au piège du terrorisme et du contre-terrorisme, rapport d'enquête*, (2018), pp.51-52。

⁶⁶ 在公开或与国际社会成员的保密讨论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理由，尤其是在 Gamou 和 Ould Meydou 等高级军官的案件中，两人都从 2011 年的上校军衔逐步晋升，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成为少将；其他军阶的大多数人官方贴上“逃兵”标签，但实际上在“休行政假”——只有叛乱分子才会被开除出武装部队(2018 年与外交界消息人士的会晤)。

⁶⁷ 2016 年 3 月 17 日的机密报告，第 42-43 页，在联合国存档；Ivan Briscoe, *Crime after Jihad, armed groups, the state and illicit business in post-conflict Mali* (海牙，荷兰克林根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2014 年)，pp.26-27。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在与专家小组的一次会晤中含蓄地提及这项默示协定。当时他抱怨说，他本人和所在社区为马里做了不少事情，包括在 2012 年打击叛乱，有鉴于此，他和他的家人 Mohamed Rouggy 和迈赫里·西迪·阿马尔·本·达哈 (MLi.006) (别名 Yoro Ould Daha) 不应受到定向制裁(2019 年 11 月在巴马科与乌尔德·马塔利的会晤)。

家小组收集的证据表明，马里国家安全局试图向尼日尔政府施压，要求释放人称 Rouggy 的列名人员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的贩毒网络成员。同时，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和 Hanoune Ould Ali 也亲自采取措施。2018 年 4 月，Rouggy 在尼亚美的网络被捣毁，进而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缴获 2.5 吨大麻。⁶⁸

53.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信息表明，这类为释放 2020 年 4 月 29 日被尼日尔司法机关定罪的毒贩(见下文第 87-97 段)而从中干预是大规模保护莱姆哈尔族阿拉伯社区成员(包括那些因涉恐被捕的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作为交换，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每月向马里国家安全局局长 Moussa Diawara 将军及其分管反恐事务副局长 Ibrahima Sanogo 上校支付款项，至少一直支付到 2018 年 7 月。⁶⁹

历史背景：亲政府民兵

54. 研究人员指出，曾任马里国家安全局局长、出身于加奥桑海族社区的前总理苏梅楼·布贝亚·马伊加设计了马里国家首个利用代理人平叛的战略。⁷⁰ 该战略最引人瞩目的举动是，马里“红色贝雷帽”部队中的桑海族军官和 Ali Bady Maïga⁷¹ 于 1994 年 4 月正式组建反叛乱民兵组织甘达科伊爱国运动，旨在保护尼日尔河沿岸社区免受图阿雷格族叛乱分子侵扰。⁷² 2008 年成立的甘达伊佐(意为“土地之子”)仿效这一架构，由马里国防军士官、富拉尼人 Amadou Diallo 中士担任军事指挥官。

⁶⁸ 2018 年和 2019 年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另见 S/2019/636，第 106-108 段)、S/2019/137，第 65-68 段)、S/2018/581，第 126-129 段)。

⁶⁹ 2013 年 2 月 22 日的机密报告；2018 年 7 月的机密文件。保护计划存在例外，以塔肯特镇长 Baba Ould Cheikh 的儿子 Mimi Ould Baba 为例，此人因参与 2016 年对科特迪瓦(大巴萨姆)和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的恐袭而被国家安全局移送马里特别司法部门，被控实施恐怖主义，并被马里司法系统定罪。这项资金安排还使得 Rouggy 和乌尔德·马塔利能够乘坐马里空军 CASA C-295MW 号飞机往返加奥和巴马科，而经安理会第 2531(2020)号决议第 5 段延长的安理会第 2480(2019)号决议第 3 段规定，定向措施要求马里稳定团不得向受制裁个人提供“部署在马里的联合国实体提供的任何财政、业务或后勤支助”。

⁷⁰ Grégory Chauzal 和 Thibault van Damme, *The Roots of Mali's Conflict, Moving Beyond the 2012 Crisis* (海牙，荷兰克林根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2015 年)；调查记者也报道了苏梅楼·布贝亚·马伊加作为该战略设计者所发挥的作用。

⁷¹ 甘达科伊的军事部门由 Abdoulaye Mahamahada Maïga 上尉、Lamine Diallo 中尉和 Abdoulaye Cissé 中尉(别名“Blo”)指挥，主要由曾在三人麾下效力的桑海族士兵组成。Baz Lecocq, *Disputed Desert, Decolonization, Competing Nationalisms and Tuareg, Rebellions in Northern Mali*, Afrika-Studiecentrum Series, vol.19(Brill,2010),pp.249-250 和 285-286; Charles Grémont, *Comment les Touaregs ont perdu le fleuve: Éclairage sur les pratiques et les représentations foncières dans le cercle de Gao (Mali), XIXe-XXe siècles*, (IRD Editions, 2005), p.278; Andrew McGregor, “The sons of the land: tribal challenges to the Tuareg conquest of northern Mali”, *Terrorism Monitor*, vol. 10, No. 8 (20 April 2012)。

⁷² Lecocq, *Disputed Desert*，第 278 页。Ali Bady Maïga 是一名桑海族商人，在加奥的政治和治理中担任协商框架负责人这一重要职务。该协商框架于 2012 年圣战团体占领加奥期间设立，目的是在占领者与当地社区之间进行调解(2018 年至 2020 年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55. 政府代表控制或笼络的民兵仍然可以“改变效忠对象，并可能推行背离国家利益的议程”。⁷³ 甘达科伊和甘达伊佐对大规模屠杀平民负有责任，⁷⁴ 最终成为马里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安全行动的目标，包括对其领导人实施“抓了就放的政策”。⁷⁵

56. 正如 2012 年在加奥观察到的，国家人员也可以加入圣战团体，倘若这有助于打击叛乱武装团体的全球努力。2012 年 6 月，加奥出现了一个包括亲政府民兵组织(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甘达科伊、甘达伊佐)成员的广泛联盟，与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QDe.13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伊斯兰捍卫者组织(QDe.135)一道，驱逐 2012 年 4 月 6 日宣布阿扎瓦德独立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⁷⁶ 甘达科伊、甘达伊佐和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之间的这种见机联手在同当前反对马里国家战略的伊斯兰国打交道时依然可见。⁷⁷ 来自 Gabero、Tassiga、Fafa、Ouattagouna 的军事指挥官继续在该恐怖组织内部担任关键职位，并对加奥、昂松戈和尼日尔边境之间的地区实施控制。⁷⁸

历史背景：军队代理人

57. 2006 年至 2008 年，两名马里武装部队上校、前反叛分子 Mohamed Abderahmane Ould Meydou 和 El Hadj Ag Gamou 以及国家安全局的 Lamana Ould Bou 中校被增选为马里北方的国家军事代理人，⁷⁹ 负责主持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⁸⁰ 的政

⁷³ Jentzsch, Kalyvas 和 Schubiger, “Militias in civil wars”, 第 756 页。

⁷⁴ 在甘达科伊案中，屠杀是以代理人身份进行的，由此前参与杀害平民的马里武装部队士兵所为。Lecocq, *Disputed Desert*, 第 285-290 页；Alessandra Giuffrida, “*Métamorphoses des relations de dépendance chez les Kel Antessar du cercle de Goundam*”,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vol. 45, Nos. 179-180 (2005), p.817; 编号为 08BAMAKO778_a 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电报。

⁷⁵ McGregor, “The sons of the land”; 作者还报告了马里国家安全局与 Diallo 中士的谈判信息，后者索要金钱、一辆汽车和位于巴马科的一所房子，作为与甘达伊佐决裂的条件。

⁷⁶ Edoardo Baldaro 和 Luca Raineri, “*Azawad: a parastate between nomads and mujahidin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8, no. 1(January 2020), pp.108-110; 2013 年 2 月 22 日的机密报告。

⁷⁷ 2020 年 2 月 9 日，曾经隶属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派成员迈赫里·西迪·阿马尔·本·达哈(MLi.006)在加奥大区 Tamkoutate 被暗杀，据称是先前与其合作过的伊斯兰国分子所为(2020 年 3 月 7 日和 8 日在加奥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⁷⁸ 另见 S/2020/158/Rev.1, 第 59 段); 其中一人 Abdoullahi Diallo, 是甘达科伊/第一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军事参谋长、纲领会在协议监测委员会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中的代表 Djibrilla Moussa Diallo 的侄子，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针对位于尼日尔伊纳特斯的尼日尔武装部队基地的袭击中受伤；Diallo 的家人位于 Fafa，那里在 1990 年代就已是甘达科伊的总部所在地(2020 年 3 月 12 日在巴马科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⁷⁹ Ferdaous Bouhlef, Charles Grémont and Yvan Guichaoua, “*Contestation armée et recompositions religieuses au nord-Mali et au nord-Niger: perspectives locales*”, 提交法国外交部的未经发表的研究报告，2009 年 9 月，第 22 页。

⁸⁰ 阿马杜·图马尼·杜尔于 2002 年至 2012 年担任马里总统。

府平定 Ibrahim Ag Bahanga 领导的反叛团体的⁸¹ 行动。⁸² 这些军队代理人由马里武装部队正规兵及阿拉伯和因加德民兵组成，部分组建资金来自贝尔的阿拉伯私营商人，如 Dina Ould Deya 和 Oumar Ould Ahmed(见下文第 95 和 99 段)。⁸³ 2009 年 1 月 21 日，Gamou 所率民兵“三角洲部队”在马里正规武装部队的支持下，成功将 Bahanga 的团体赶出了 Tigharghar。⁸⁴

58. 2012 年，Ould Meydou 的民兵残余力量和提莱姆西干谷的部落成员组建了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⁸⁵ 由 Ahmed Ould Sidi Mohamed 领导，并再次得到一些知名阿拉伯商人、包括卷入“可卡因航班”案的商人的资金支持。⁸⁶

59. 2014 年 5 月成立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是马里国家设立军队代理人的最公然的例子。此前，马里武装部队在时任总理穆萨·马拉访问基达尔期间试图武力重返该地，但以失败告终。专家小组得以查阅一份机密报告，其中详细描述了马里武装部队在 2014 年和 2015 年为建立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后勤援助和支持，包括释放军事人员、⁸⁷ 采购车辆、提供军用皮卡和运输卡车、燃料和弹药。⁸⁸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逐渐成为自主自立的武装团体，并改变了战略，不再是从协调会手上接管基达尔，而是提供社区保护。2017 年 10 月与协调会在基达尔大区阿内菲斯举行第二轮谈判期间，这一战略就那么正式确立了。⁸⁹

⁸¹ 编号为 08BAMAKO482_a、09BAMAKO36_a 和 09BAMAKO163_a 的美国国务院电报；第一份泄露的电报显示，总统顾问 Abdoul Kader Bah 明确表示，“马里政府帮助 Gamou 组建了一支由因加德人同胞组成的非正规民兵队伍”。

⁸² Nicolas Desgrais, Yvan Guichaoua and Andrew Lebovich, “Unity is the exception: alliance formation and deformation among armed actors in Northern Mali”,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Vol. 29, No. 4(2018), p.659。

⁸³ Wolfram Lacher, “Organized crime and conflict in the Sahel-Sahara region”, *The Carnegie Papers*, September 2012, p.12。

⁸⁴ Lecocq, *Disputed Desert*, 第 338 页；“三角洲部队”主要由曾隶属解放阿扎瓦德革命军的因加德战斗人员组成。

⁸⁵ Yvan Guichaoua 和 Mathieu Pellerin, *Faire la paix et construire l'état: les relations entre pouvoir central et périphéries sahéniennes au Niger et au Mali*, 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研究, No. 51(2017, 巴黎), pp.82-83。

⁸⁶ 2013 年 2 月 22 日的机密报告。Mark Micallef, Raouf Farrah, Alexandre Bish and Victor Tanner, *After the storm: Organized crime across the Sahel-Sahara following upheaval in Libya and Mali* (日内瓦, 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全球倡议, 2019 年), p.15；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于 2013 年分裂，Ibrahim Ould Sidatti 率领来自通布图大区的大部分 Bérabich 阿拉伯人一起加入了协调会。

⁸⁷ 除 Gamou 将军外，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的一些军官、士官和士兵也曾是马里武装部队或国民警卫队、特别是第 8 联合作战小组(陆军各兵种战术群)的正式成员。

⁸⁸ 2015 年 4 月 10 日的机密报告；在联合国存档。

⁸⁹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与民解运动在阿内菲斯达成的协议。

60. 专家小组还记录, 2016 年, 马里国家安全局招募了十二名“多佐”猎人并支付酬金, 由后者给马里武装部队带路, 在科罗省追踪阿马杜·库法的支持者。2019 年 3 月 23 日, 奥戈萨古 Peul 发生了针对富拉尼平民的第一次大屠杀, 数以百计的平民遇害。2019 年 4 月, 马里国家安全局据说派遣了 4 名退役的多贡族军官前往该地, 阻止解散 Dan Nan Ambassagou 的军事结构。Dan Nan Ambassagou 的军事参谋长 Youssouf Toloba 曾长期担任甘达科伊和甘达伊佐的民兵。Dan Nan Ambassagou 的政治代表 Mamadou Goudienkilé 拥有马里武装部队上尉军衔。

平叛政治手段: 削弱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并成立协议运动协调会

61. 2017 年, 迫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巨大压力,⁹⁰ 加上 2017 年 9 月 5 日安理会依照第 2374(2017)号决议通过制裁制度, 马里政府随后逐步改变了其平叛战略, 不再向军队代理人直接提供军事支持。2017 年至 2019 年, 马里武装部队在旨在遏制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梅纳卡大区 and 古尔马日益扩大的影响的联合行动中向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联军提供后勤支持。⁹¹ 除了剩下的这些后勤支持外, 专家小组并未收到任何情报表明马里武装部队仍在向马里北方的武装团体提供援助和支持。⁹²

62. 然而, 专家小组记录了马里国家安全局在 Moussa Diawara 将军的领导下, 如何成为推行旨在通过长期拖延的方式阻碍执行《协议》这一非正式战略的新机构载体, 见下文说明。这类战略据说是由马里总统身边的核心圈子制定的, 扰乱了马里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为推进协议监测委员会确定的优先任务所作的努力。⁹³

分而治之

63. 马里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协议》第 2 条规定的“善意执行”原则。在这方面, 马里国家安全局煽动、鼓励、促进了协调会的分裂。具体而言, 专家小组收到的第一手资料显示, 马里国家安全局直接资助关键人员。这些人在 2016 年创建了民解运动的各个小分化团体。这种分化和分裂削弱并破坏了协调会的稳定, 打破了民解运动和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之间的力量均势。专家小组收到的机密资料还显示, 2019 年, 马里国家安全局在通布图和陶代尼代表纲领会各组成部分操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名单, 给纲领会的内部分歧火上浇油, 使协议监测委员会和解除武装、复原和重返社会进程的运作进一步陷入瘫痪 (S/2019/636, 第 48-49 段)。

⁹⁰ Emma Farge, “U.S. calls on Mali Government to sever ties with northern militia”, 路透社, 2016 年 9 月 28 日。

⁹¹ 特别是在开展 Koufra 联合行动期间(见 S/2018/581, 第 68、180-181 和 184 段及附件十四)。

⁹² 有关马里中部的局势, 见上文第 7-16 段。

⁹³ 若干秘密消息人士向专家小组提供了 3 名据说为该战略拟定者的人员姓名。专家小组目前正在调查这些人在该阻挠战略中的个人责任和作用。

64. 马里国家安全局还对 2017 年 11 月成立的协议运动协调会的创建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创始人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梅东(MLi.003)⁹⁴ 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被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理由是采取的行动和政策用长期拖延战术阻碍执行和威胁执行《协议》。专家小组在以往报告中作了详细说明。

65. 在马里国家安全局的支持下,穆罕默德·奥斯曼和协议运动协调会特别在马里稳定团领导层和国际调解小组面前成功把自己打扮成代表“包容性”的组织。⁹⁵ 2017 至 2019 年间负责接洽穆罕默德·奥斯曼的马里国家安全局情报官员 Bougadari Singaré 上校以和解支助部门负责人兼马里社会融合、和平和民族和解部长拉西内·布瓦雷特别顾问的身份为掩护行事。2020 年, Malick Yero Dicko 中校接替 Singaré 上校。

66. 2018 年,马里国家安全局积极与马里政府其他部门合作,倡导将协议运动协调会的要求纳入《协议》及其附件规定的各项机制(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及随后的整编)和临时措施(如临时当局)(S/2018/581, 第 26 段和第 98-100 段以及附件八)。Moussa Diawara 亲自与和平协议执行工作国家元首高级代表交涉,以确保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相关名额分配给通布图大区的协议运动协调会。此举不利于协调会。

67. 马里国家安全局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名单的处理办法还导致出售加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进程的机会,均价 500 000 非洲法郎,具体价格取决于军衔,包括出售给马里南部和巴马科的个体。这使的确是马里北方武装团体的成员和社区感到沮丧。专家小组获悉, Singaré 上校直接参与出售最初分配给协议运动协调会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名额。

68. 专家小组记录,在穆罕默德·奥斯曼 2018 年 12 月 20 日被指认为定向制裁对象的几个月之后, Singaré 上校将协议运动协调会各派领导人召集至办公室,试图平息那些挑战穆罕默德·奥斯曼在协议运动协调会中优先地位的不同意见。之后,这些领导人不得不批准伪造的会议记录,显示会议一致决定重新任命穆罕默德·奥斯曼而非人称“吉米上校”的阿扎瓦德人民阵线秘书长 Hassan Ag Mehdi 为协议运动协调会主席兼发言人。

⁹⁴ 穆罕默德·奥斯曼历任以下职务: COMPIS-15 创始人; 协议运动协调会创始人和发言人; 自 2015 年 6 月起接替 Ibrahim Ag Mohamed Assaleh 任阿扎瓦德人民联盟秘书长; 前政府部长侯塞尼·阿米翁·金多所领导的政党马里发展共识党团在通布图大区的代表; 贡达姆省最近一次立法选举的竞选人(竞选失利); 接替人称 Doly 的 Mohamed Ali Ag Mattahel 任拉扎夫-伊舍里丰派高级理事会主席; 他自己的政党恢复人民和民族尊严与主权运动(2019 年 9 月 4 日在巴马科成立)创始人和主席。

⁹⁵ 包容性理念的初衷是以包容性为接口,吸纳马里北方的青年和妇女协会等民间社会组织。

69. 最后，专家小组收集的证据表明，马里国家安全局直到最近仍在以“包容运动”中的 11 个武装团体之名编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名单。⁹⁶ 在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4 日的一项决定中(由接替 Singaré 的 Malick Yero Dicko 中校于前一天亲自向各武装团体领导人宣布)，Malick Yero Dicko 中校分配了 15 个职位给区域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办事处，其中 3 个职位分给穆罕默德·奥斯曼领导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3 个职位给 Ibrahim Kantao 领导的第二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⁹⁷ “包容运动”的其余 9 个武装团体各分到 1 个职位。

70. Dicko 中校的决定是在阿扎瓦德人民阵线、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拯救阿扎瓦德运动的沙曼纳马部落分支 2020 年 2 月 29 日发表公报宣布解散协议运动协调会之后作出的。此后，除穆罕默德·奥斯曼领导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和第二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外，“包容运动”中的各武装团体于 2020 年 5 月 4 日组建了名为包容运动协调会这一新平台，由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领导人 Boubacar Sidigh Ould Taleb 协调。

71. 专家小组 2020 年 4 月和 5 月收到的资料表明，自封为阿扎瓦德人民联盟新任秘书长的 Mohamed Ould Ahmed 在 2020 年 4 月 23 日给社会融合、和平和民族和解部长的信中宣布与该联盟分裂后，马里国家安全局继续积极支持穆罕默德·奥斯曼维持他对阿扎瓦德人民联盟的领导地位。专家小组认为，这类支持和援助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 段规定的指认标准。

四. 有组织犯罪

A. 毒品贩运

72. 经马里流动最经常、最稳定的毒品仍然是来自摩洛哥的大麻脂或大麻叶，途经毛里塔尼亚和马里通过尼日尔运往利比亚。但也提到大麻车队携带可卡因的情况，因为这两种毒品的供应线在马里汇合，方向相同。专家小组从政府知情人士那里获得两份确切证词，涉及 2019 年 5 月 11 日和 12 日周末在塔班科特截获加奥飞往巴马科的马里军队 CASA CN-235 运输机运输的一吨可卡因。⁹⁸ 据称毒品现由马里安全部门监管。

73. 在贸易总去向下面，存在着微观层面的各种贸易路线。这些路线可以根据见机行事的决定或者从未停止竞争的犯罪网络之间的长期关系而改变、融合或分离。这些网络通常与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有关联。

⁹⁶ 即：阿扎瓦德人民联盟的阿扎瓦德正义大会，由 Hama Ag Mahmoud 领导(设在埃伦特耶夫)、阿扎瓦德正义大会 Azarok Ag Inaborchad 派(设在加尔冈多)、第二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第三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甘达伊佐、甘达拉萨尔伊佐、通布图和加奥大区社区联盟、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阿扎瓦德人民阵线、拯救阿扎瓦德运动的沙曼纳马部落分支。

⁹⁷ Ibrahim Abba Kantao 和 Younoussa Touré 领导的第二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仍是协调会的正式成员。

⁹⁸ 2019 年 5 月 16 日与加奥秘密消息人士的通信和 2020 年 6 月 10 日与巴马科秘密消息人士的通信。

74. 当竞争演变成暴力或者当局设法查获毒品时，信息就会浮现，因为截获毒品往往是原先合作的人员之间产生摩擦的结果。2018 年 6 月尼亚美查获毒品的更多细节就是很好的例证(见下文第 77-87 段)。在暴力方面，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提到，马里西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的边界一带对抗增加，而东部与尼日尔接壤的边界一带对抗减少。这可能是来自加奥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的一些部分与基达尔的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解的结果。

75. 西部边界沿线的对抗没有减少，而且最近，即 2020 年 6 月 9 日，就跨过边界进入尼日尔的一支大麻车队发生对抗，表明曾经对立的网络之间达成的协调已经瓦解(见下文第 102-103 段)。截获毒品的惯常做法是，来自基达尔的人员劫掠在这一大区以南活动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相关犯罪网络的车队。这些车队从 Lerneb 和 Bou-Djébéha 经贝尔到加奥大区，并在梅纳卡大区越过与尼日尔的边界。南部活动的加强可能是对意在将毒品运输向北拉动的和解做出的反应。

76. 暴力对抗可能构成违反停火，但几乎没有明确迹象表明不止一个签署协议的团体参与其中。⁹⁹ 此外，在同一个网络和相关武装团体内部也出现了抢夺货运的暴力对抗。无论是否构成违反停火行为，签署方参与贩毒都是对协议执行工作的威胁，其中各方承诺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

缉毒：最新情况和最新案例

尼亚美，2018 年 4 月至 6 月

77. 2020 年 4 月 29 日，尼亚美高等法院对 2018 年 4 月因参与国际贩毒活动而被逮捕的人员做出判决，¹⁰⁰ 详情见专家小组以往报告(见 S/2018/581，第 126-129 段；S/2019/137，第 65-68 段；S/2019/636，第 106-108 段)。这些人曾将重达 10 吨的一批大麻用冷却卡车从摩洛哥经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运往尼日尔。这批货物中的大部分，约 7 吨大麻，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13 日夜间从尼亚美的仓库运出，据称已运达利比亚。实施逮捕两个月后，尼日尔当局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没收了藏在同一仓库中的 2.5 吨大麻。

78. Mohamed Ben Kazou Moulati¹⁰¹ 是人称 Rouggy 的被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的同伙。他被判 5 年监禁。2018 年 4 月 16 日与他一起抵达尼亚美的同伴 Mohamed Mellouki 和 Khalef Elmehri(均为阿尔及利亚籍)也被判处 5 年监禁。Rouggy 通过他在马里驻阿尔及尔大使馆的关系为他们安排了旅行和签证，声称他们为 Tilemsi 分销公司工作(见 S/2020/158/Rev.1，第 87-88 段)，必须取道尼亚美前往加奥。到机场迎接他们的 Mohamed Lamine Sekouni 因程序错误被无罪释放。

⁹⁹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没有指示联合观察核实小组派遣任何调查团，调查据称与毒品车队事件有关的违反停火行为(见下文第 93-96 段和第 101-103 段)。

¹⁰⁰ 2020 年 6 月 16 日尼日尔政府官员的来信。

¹⁰¹ Moulati 拥有马里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

79. 摩洛哥国民 Abdelali Boutafaa 被判处 3 年监禁。他与 Ali Boulouha 一起早一天到达。后者逃脱逮捕并返回摩洛哥，目前在警方监视下，但尚未被捕。警方跟踪这两名摩洛哥人到仓库。仓库租户 Almahdi Hamaou (尼日尔籍)被判 3 年监禁。Ahmed Mohamed Lackcherie (别名 Banjar)也被判 4 年监禁。据信他转移了部分货物，侵害 Rouggy 和 Moulati 的利益。Banjar 逃到阿尔及利亚，但于 2018 年 12 月 16 日在塔曼拉塞特被捕，并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被引渡到尼日尔。¹⁰²

80. 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到尼亚美据说都是为了解决 Banjar 和 Rouggy 之间显然就这批货物发生的冲突。摩洛哥人站在 Banjar 一边，而阿尔及利亚人则站在 Rouggy 一边。

81. 缺席审判的 Mamane korey Chana 获刑最高，为 20 年监禁，并罚款 1 000 万非洲法郎，他和 Banjar 一样是尼日尔籍，参与毒品转移。Chana 来自横跨尼日尔和利比亚边界的图布社区，对阿尔及利亚和马里阿拉伯人跨越边界运输货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可能是 Rouggy 打算绕过图布的网络，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围绕这批货发生冲突。

82. 除 Rouggy 外，判刑者中未见身影的一名主犯是尼日尔籍阿拉伯人 Dina Taouling。他的角色是理解这次行动的关键。同 Rouggy 和 Moulati 一样，Taouling 拥有这批货物的一部分。¹⁰³ 他似乎站在 Banjar 一边，因为 Banjar 到阿尔及利亚避风头时，是 Taouling 接待的。但 Taouling 也是 Rouggy 在阿尔及利亚的联系人，是他把 Elmehri 和 Mellouki 送到尼亚美的。

83. 必须注意，Taouling¹⁰⁴ 与 Chana 一起¹⁰⁵ 参与了早前在 2016 年 7 月的一次类似的截获行动，当时截获了属于 Sherif Ould Taher 的两吨大麻和一大笔钱。Sherif Ould Taher 是 Rouggy 的长期合伙人。¹⁰⁶ 两人都来自阿拉伯莱姆哈尔派。Taouling 和居住在阿加德兹的图布人 Mohamed Hassane 也参与了这次拦截行动。他们被扣为人质，并被带到马里，以迫使他们的资助人支付赎金换取被劫货物。¹⁰⁷ Rouggy 和 Banjar 都声称在解救人质中发挥了作用。¹⁰⁸ 考虑到 Rouggy 与 Ould Tahar 的关系近，更有可能的是他扣留了人质，而 Banjar 使人质获释，因为 Banjar 能在后来逃往阿尔及利亚时依赖 Taouling。

¹⁰² 2020 年 3 月 23 日会员国的信息。

¹⁰³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与尼亚美机密消息人士会晤。

¹⁰⁴ 见 Moussa Aksar, “Qui protège Chérif Ould Tahar, célèbre narcotraficant du Sahel ?”, Mondeafrique, 2017 年 2 月 7 日。

¹⁰⁵ 2018 年 12 月 13 日会员国的信息。

¹⁰⁶ 阿尔及利亚要求两人就释放阿尔及利亚领事和 6 名投诚者一事进行谈判，这些人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在加奥被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战斗人员劫持为人质。

¹⁰⁷ 见 Aksar, “Qui protège Chérif Ould Tahar”。

¹⁰⁸ 2020 年 3 月 12 日在巴马科与 Rouggy 会晤。

84. Hassane 自 2017 年获释以来，一直患精神疾病，原因据称是受到虐待。¹⁰⁹ Banjar 与 Rouggy 的关系可能因此恶化。据一名参与行动的第一手证人称，部落关系和复仇循环是问题的根源。人们因此入狱。¹¹⁰ 的确，Banjar 转移毒品可能是对 2016 年 7 月 Ould Tahar 领导运作的莱姆哈尔阿拉伯网络(包括 Rouggy 在内)的过度反应实施的报复。

85. 然而，Ould Tahar 并没有出现在 2018 年的事件中。据几个消息人士称，Rouggy 一直试图建立自己单独的交易链，从而引发报复行动，而 Ould Tahar 则设法不招惹尼日尔同行。

86. 调查中出现的另一个名字是 Ghoumour Iturwa Bidika。¹¹¹ 他曾在 2007 年至 2009 年尼日尔图阿雷格起义期间担任叛军首领。¹¹² Bidika 与查获毒品的仓库租户 Almahadi Hamaou 有联系，负责将毒品运往利比亚。¹¹³ Bidika 是已故毒梟、前国会议员 Cherif Ould Abedine 的亲密伙伴，在 Abedine 于 2016 年 2 月去世之前，负责在尼日尔北部运送 Abedine 的毒品。¹¹⁴ Abedine 的死导致尼日尔境内的贩毒网络四分五裂，相互竞争，尽管几次尝试让他们在新领导人手下重新团结起来。

87. 专家小组除了在摩洛哥、利比亚、突尼斯和埃及找到几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之外，无法确定与该案有关的马里和尼日尔上下游毒品供应链所涉的个人或实体。专家小组通过这些电话号码要求摩洛哥政府提供关于大麻供应商身份的信息。摩洛哥的答复提到其中一个电话号码属于萨莱的一家公司，¹¹⁵ 但由于该信息是在一项国际司法合作请求的框架内产生的，因此没有透露公司名。事实上，尼日尔曾要求获得这一信息，但尼日尔司法当局告诉专家小组，从未收到摩洛哥的答复。

Guerguerat, 2019 年 4 月

88. 专家小组在上一次最后报告(S/2019/636, 第 112-113 段)中提到，摩洛哥当局在 Guerguerat 从一辆卡车上查获了 12 吨大麻。车上货物是塑料，毒品则藏在塑料下面，目的地为巴马科一家名为 Sanfo Commerce et Service (SCS) 的公司。Rouggy 2019 年 3 月在比绍贩运可卡因的同伙 Sidi Ahmed Mohamed 打算在那里

¹⁰⁹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尼亚美与 Mamane Hassane 亲属会晤。

¹¹⁰ 2020 年 2 月 17 日与尼亚美机密消息人士会晤。

¹¹¹ 一篇文章称，2017 年 10 月 4 日在通戈被伏击的美国武装部队正在寻找 Goumour Bidika，据称他协助毒贩和恐怖分子。见 Joe Penney “Drones in the Sahara”, The Intercept, 2018 年 2 月 18 日。奇怪的是，2019 年 9 月，Ghoumour Bidika 是法国议员考察团在尼日尔北部考察期间的对话者之一。见 Office National d'Édition et de Presse, “Mission parlementaire du Groupe d'Amitié France-Niger dans la région d'Agadez: solidarité et soutien du groupe d'Amitié France-Niger aux populations du nord-Niger”, 2019 年 10 月 4 日。

¹¹² 他是尼日尔爱国阵线的副统领。该阵线成立于 2009 年 3 月，是从尼日尔正义运动中分离出来的。

¹¹³ 2020 年 2 月 17 日与尼亚美机密消息人士会晤。

¹¹⁴ 另见 Peter Tinti, “尼日尔的毒品网络”，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全球倡议，2018 年 6 月 18 日。

¹¹⁵ 答复还提到，另外 3 个号码属于无涉毒犯罪纪录的个人。

设立的公司也叫 SCS。专家小组与主管当局协调，检查了 SCS 在巴马科申报的房地，发现申报地址是与经营活动毫无关系的人的住所。SCS 很可能是又一家用来掩护贩毒活动的空壳公司。

89. 这批货物由 Impargo Morocco 运输公司出口。该公司 2017 年 5 月 11 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注册。¹¹⁶ 公司注册人似乎犯了身份欺诈罪。¹¹⁷

西撒哈拉，2019 年 7 月

90. 关于据报 2019 年 7 月在西撒哈拉截获大麻的事件，¹¹⁸ 专家小组获悉，车队原计划从通布图以北的 Likrakar 开始由 Badi Ould Oumar 带领。这个人来自 Bérabiche 阿拉伯 Oualad-Ich 派。据报 Ould Oumar 通过谈判使其中一名囚犯获释，大概是他的堂兄弟。¹¹⁹ Badi Ould Oumar 与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有关联。这次截获据说是撒哈拉毒贩对接力运送毒品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武装分子增加贩毒车队费用而采取的报复行动。Ould Oumar 还参与了 2019 年 11 月中旬的一场毒品相关暴力冲突(见下文第 93-96 段)。

毛里塔尼亚，2020 年 4 月

91. 在 2020 年 4 月 10 日和 11 日的一次行动中，毛里塔尼亚武装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两辆从西撒哈拉向东南朝马里边界方向行驶的车辆。行动过程中，与这两辆车接头的一辆车从马里边界驶来。7 人被捕，700 公斤毒品(据信是印度大麻)被没收，另有约 1 800 公斤毒品在车辆被毁的同时烧毁。

92. 被捕的来自西撒哈拉的人中有个叫 Hdaidi 的某人，据信是车队首领。被捕的来自马里的人中有一个叫 Oudha Ould Saad (音译)。他的叔叔 Hammi Ould Moctar 或 Elmoctar 是控制从毛里塔尼亚经通布图和陶代尼大区贩运毒品活动的为数不多的马里商人之一，其中包括 Guigoz (见下文第 94 段)。居住在毛里塔尼亚法萨拉的 Hammi Ould Moctar 也被称为 Hammi Alkwari，其姓氏指的是 Nampala 附近他出生地的名字。专家小组尚不清楚他依赖哪个武装团体。

与贩毒有关的暴力对抗

陶代尼大区 Bou-Djébéha

93. 2019 年 11 月 11 日，通布图以北 150 公里的 Bou-Djébéha 附近发生了一场特别暴力的对抗。8 名伤者被送往通布图医院，一人在转往巴马科途中死亡。受伤者是来自通布图镇东北 10 公里 Likrakar 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成员。他们声称当时正在巡逻检查他们的一个哨所。¹²⁰ 袭击者来自东北方向，其中有昆塔阿拉伯人和基达尔的图阿雷格人。多个消息来源证实，冲突涉及阿扎瓦德阿拉伯

¹¹⁶ 与摩洛哥当局在拉巴特会晤，2020 年 3 月 3 日。

¹¹⁷ 会员国的信息，2020 年 5 月 29 日。

¹¹⁸ 截获物资和被捕人员的图片见附件九。

¹¹⁹ 两个独立机密消息来源的来文，2020 年 2 月 11 日和 4 月 1 日。

¹²⁰ 2020 年 2 月 3 日在通布图联合观察核实小组西区会见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代表。

运动-纲领会一方的 Badi Ould Oumar。据报他利用巡逻队确保他运送的约一吨大麻的安全。

94. 11 月 14 日发生的第二次袭击在 Bou-Djébéha 以北，属于 Hussein Ould Ghaname 或 Khanam (别名 Guigoz) 的大麻和可卡因混合车队遭袭。据报袭击者又来自基达尔大区，但主要由 Idnan 图阿雷格人组成。Guigoz 在贝尔依靠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提供军事支持，特别是人称 Goulam 上校的 Hussein Ould Al Moctar 的支持(见 S/2020/158/Rev.1，第 81 段)。

95. Bou-Djébéha 知名居民 Nani Ould Alhoseini 和他的堂兄弟 Abdellahi Ould Lahmein 据说过去参与了与 Guigoz 和 Oumar Ould Ahmed 有关联的贩毒活动，现仍在参与这些活动(见上文第 57 段)。¹²¹ Bou-Djébéha 亲协调会，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在那里仍有影响力。

96. 正如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强调的那样，2018 年 Guigoz 的车队事件被认定为代表 Settar Ould Ahmed Hairi 行事的人所为(S/2020/158/Rev.1，第 81 段)。Hairi 于 2018 年 7 月 8 日与 Mohammed Ould Hinou (别名 Jidou) 一起遭到暗杀(S/2019/636，第 78 段)。Jidou 也来自 Oualad-Ich 派，与 Badi Ould Oumar 关系密切，据说是他的堂兄弟。

通布图大区 Lerneb

97. 专家小组在以往报告中提到，Lerneb 的紧张局势导致 2019 年 7 月 25 日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部队遭袭，构成违反停火行为(S/2019/636，第 72 段；S/2020/158/Rev.1，第 9 段)。Lerneb 是毛里塔尼亚和马里之间重要的贩运入境点(S/2018/581，第 123 段)。毒品藏在常规商品中，而不是由专门车队运输。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支持的托穆兹民兵袭击的军事阵地由 Mahmoud Ould Jeyd 上校控制。他来自 Oulad Ich 派，是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在 Lerneb 的基地指挥官。¹²² 袭击的起因是对当地居民和企业征税(S/2020/158/Rev.1，第 9 段)，¹²³ 但导致对抗的另一个因素是，Ould Jeyd 利用检查站收取高额费用，特别是对一些与协调会有关联的毒贩，而如果托穆兹人掌控，这些毒贩就有望获得更优惠的条件。¹²⁴

98. 冲突发生后，Houka Houka Ag Alhouse (MLi.005) 立即提出进行了第一次调解。2019 年 10 月 20 日在努瓦克肖特(得到联合国和马里政府的支持)、2020 年 1 月 28 日在 Bou-Djébéha 又进行了两次解决 Lerneb 争端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所有

¹²¹ Abdoulaye Diarra, “Vives tensions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arabe: la dissidence MAA proche du MNLA soutenue par un lobby de riches trafiquants de cocaïne et d’opérateurs économiques”, *L’indépendant*, 2014 年 8 月 19 日。2020 年 2 月 4 日在巴马科会见机密消息人士。

¹²² 2020 年 3 月 9 日和 10 日与巴马科机密消息人士会晤。2020 年 2 月 1 日在通布图与政府官员会晤。

¹²³ Lerneb 市长 Baba Ould Sidi Mohamed 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向马里稳定团提出的正式申诉中也包括这一点。

¹²⁴ 2020 年 2 月 5 日与巴马科机密消息人士会晤。

倡议都未能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据报是由于 Ould Jeyd 的强烈反对。两次调解中，推动和参与谈判的重要人士都牵扯通过 Lerneb 进行交易和贩毒的利益，从而使他们各怀偏见。毛里塔尼亚的倡议由内政和权力下放部长主持，由毛里塔尼亚前总统 Mohamed Ould Abdel Aziz 的顾问 Ahmed Ould Bah (又称 Hmeida 或 Ahmeida) 亲临执行。¹²⁵ Hmeida 的利益由 Ould Jeyd 维护。他也得到巴西库努议员 Mohamed Mahmoud Ould Sidi¹²⁶ 和他的兄弟 Hanena Ould Sidi 的政治支持，后是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指挥官，也是毛里塔尼亚现任国防部长。

99. 在 Bou-Djébéha 的谈判努力主要由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组织。谈判由 Abdelahi Ould Lahmein 的父亲 Lahmein Ould Alhoseini 村长主持，由新成立的 Bérabiche 派议会发起。当时议会由 Oumar Ould Ahmed (Oulad Idriss 派) 主持。谈判还涉及陶代尼临时当局第一副总统 Dina Ould Daya。他和 Ould Lahmein 及 Oumar Ould Ahmed 一样，以参与经过协调会-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贝尔基地的毒品贩运而闻名。¹²⁷

100. Bou-Djébéha 调解由 Houka Houka Ag Alhoseini 主导。他是 Alghabass Ag Intalla 亲自推荐给 Lahmein Ould Alhousseini 担任卡迪的。Houka Houka 在 2020 年 1 月 28 日的书面决定中，建议替换位于 Lerneb 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基地负责人 Ould Jeyd。¹²⁸ 但毛里塔尼亚的强大支持使他没有下台，尽管图穆兹认为，不执行卡迪的决定将导致基地组织的报复。¹²⁹ 与此同时，一些与协调会有关联的毒贩，特别是 Guigoz、Oumar Ould Ahmed 和 Nani Ould Alhousseini，已经在 Ould Jeyd 身上投资，以确保准入。此外，他们不想激怒与 Ould Jeyd 合作并支持他的毛里塔尼亚供应商和当局，注意到 2019 年 6 月新政府成立后，Guigoz 的货物在 2019 年被多次扣押(见 S/2020/158/Rev1，第 81 段)。¹³⁰

陶代尼大区 Arikchache

101. 据报告，2020 年 2 月 1 日，在毛里塔尼亚边境通布图西北 200 公里的 Arikchache，又发生了一次毒贩间的暴力冲突。¹³¹ Arikchache 在历史上就是毒品运输的过境点。三名死者中有一人据说是阿侯都·阿格·阿斯利乌(MLi.001)的兄弟。

¹²⁵ 见附件十中的协议。

¹²⁶ Ould Jeyd 正在巴西库努建造房子。2020 年 3 月 10 日与巴马科秘密消息人士会晤。

¹²⁷ Wolfram Lacher, “Le mythe narcotériste au Sahel”, document de référence de la WACD n41, 2012 年 2 月；会员国的信息，2020 年 4 月 30 日。

¹²⁸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3 日在通布图与政府官员会晤。

¹²⁹ 同上。

¹³⁰ 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S/2020/158/Rev1)中有一处加工错误，第 81 段中说，Guigoz 袭击了车队，而实际是 Guigoz 的车队遭到袭击。

¹³¹ 2020 年 2 月 5 日机密报告。

马里-尼日尔边境 Tamalat

102. 2020 年 6 月 9 日，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成员护送下的属于 Lemhar 阿拉伯商人的一支大麻运输车队在 Tamalat 以北尼日尔与马里边界的一个集合点遭到袭击。¹³² 毒品本应由 Ghoumour Bidika (见上文第 86 段)和 Kalakoua Amoumen 手下的人员进一步护送。¹³³ 袭击者据说来自塔萨拉和基达尔。他们夺取了毒品，并继续前往尼日尔境内的 In-Tuduq。Bidika 和 Kalakoua 带来的增援部队在那里进行反击。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20 人，使人猜测车队可能携带价值更高的毒品。¹³⁴

103. 如专家小组中期报告(S/2020/158/Rev.1，第 84 段)所述，这支车队通过边界的地点也是 2019 年 4 月 21 日一支毒品车队过境的地点。该车队遭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人员阻拦，但仍继续前行。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104.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附件七中提供了移民流动的最新情况。关于参与贩运者的最新情况，专家小组获悉，Baye Coulibaly (S/2018/581，第 141 段；S/2019/137，第 69 段)以前代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招募移民，现在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招募战斗人员。¹³⁵ 在黄金潮之前，招募人数达到每月 30 人(见下文第 120-126 段)。后来年轻男子被金矿吸引，这一数字随之减少。

105. 除了指挥甘达科伊民兵在加奥至昂松戈公路的一个检查站勒索旅客 (S/2019/636，第 123 段)外，Coulibaly 还维持一个参与抢劫、谋杀、勒索和绑架的犯罪团伙。当 Coulibaly 被传唤到警察局回答涉及他手下人犯罪的问题时，他带着武器前来并威胁警察。¹³⁶ Baye Coulibaly 在加奥无人敢惹，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制造混乱。这一点新任警察局长没有意识到。

106. Coulibaly 逍遥法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马里安全和国防部队的地方和高层关系保护。他和某些警察做生意，贿赂他们释放被捕的移民，然后利用他们自肥。此外，Coulibaly 有两个兄弟在马里武装部队，级别为中校和上校，而他的长兄 Alkebir Coulibaly 是库利科罗的警察局长。¹³⁷ 他在马里安全部门的关系使他能够在 2018 年 2 月与其他人贩一起逃脱被捕。

¹³² 2020 年 6 月 15 日与尼日尔禁毒执法当局的通信。

¹³³ Kalakoua 和 Bidika 一样，也是前图阿雷格叛军。他是尼日尔正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¹³⁴ 见国际危机组织萨赫勒问题分析师 Mathieu Pellerin 的评论，(@mathpellerin)，2020 年 6 月 14 日，可查阅：<https://twitter.com/mathpellerin/status/1272067840703594496>。

¹³⁵ 2020 年 6 月 17 日机密报告。

¹³⁶ 2020 年 3 月 6 日至 9 日在加奥与政府官员会晤。

¹³⁷ 会员国的信息。

C. 非法香烟贸易和贩运

“美国传奇”的最新情况

107. 在前几份报告中，专家小组将调查重点放在美国传奇牌香烟的贩运上(S/2019/137, 第 70-83 段)。在专家小组揭示通过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向马里非法引进该品牌香烟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后，其生产商希腊的 Karelia 烟草公司停止了对位于瓦加杜古的 Soburex 的出口。因此，Soburex 在边境城镇 Markoye 的“美国传奇”库存似乎已基本枯竭。2019 年，专家小组看见“美国传奇”在昂松戈和加奥之间运输，并在加奥发现成条销售，但到 2020 年，这个品牌在加奥就销声匿迹了。

108. 然而，专家小组的确在通布图发现几包“美国传奇”，但这种烟很难弄到，可能是从出口到毛里塔尼亚的香烟中流出来的。考虑到数量稀少(马里烟贩通常得到的是实物支付，市场上因此充斥着非法品牌)，通布图似乎没有像过去的加奥那样成为继续向阿尔及利亚贩运的集散地。

目前被贩运的其他品牌

109. 尽管“美国传奇”退出萨赫勒地区，但非法香烟贸易为马里和更广泛的萨赫勒地区的武装团体提供资金的风险并未消失。专家小组获得的文件证据显示，主要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的其他品牌，特别是 Yes、ORIS、Business Royals 和 Gold Seal，经贝宁科托努港入境，并违反相关过境和转口法律，通过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公然向下游贩运。

110. 虽然最近没有在马里查获上述品牌的香烟，但据报 ORIS、Business Royals 和 Gold Seal 品牌前几年都经马里贩运。¹³⁸ 根据一项国际研究，2017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到多哥、贝宁和加纳的一些香烟经马里运到阿尔及利亚。¹³⁹ 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除 Yes 外，上述品牌有可能从马里流向阿尔及利亚。¹⁴⁰

111. 2019 年在布基纳法索和贝宁进行的一系列检查显示，布基纳法索境内的 Siri Produits et Compagnie(SPC)以及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境内的 Petacynic 这两家公司如何控制和协调这四个品牌的进口。曾把“美国传奇”非法引进马里的 Petacynic 尼日尔公司的代表(S/2019/137, 第 72 段)目前在向通布图的客户提 ORIS。这些公司及其有关联人员像犯罪网络一样运作，不仅逃税，而且明知故犯地进口很可能在马里和该地区其他地方助长冲突的香烟。

¹³⁸ 2020 年 2 月 1 日在巴马科与国际烟草贸易专家会晤；另见 2013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南部非洲烟草研究所反非法贸易会议期间所作的介绍，可查阅：www.tobaccosa.co.za/wp-content/uploads/Presentation-TISA_AIT_Conf_Day_2d-WAA.pdf。Gold Seal 是 10 年前 Mokhtar Belmokhtar(QDi.136)通过马里贩运的品牌之一，其他品牌还有美国传奇和万宝路。见 Erik Alda 和 Joseph Sala,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犯罪之间的联系：萨赫勒地区的情况”。稳定：国际安全与发展杂志, vol. 3, No. 1(2014), 第 1-9 页。

¹³⁹ 2020 年 5 月 27 日与 ITTP NEXUS in Europe and Beyond Report 作者之一的电子邮件往来(见下一个脚注)。

¹⁴⁰ 见 Alberto Aziani 和 Marco Dugato, ITTP NEXUS in Europe and Beyond (米兰, Transcrime and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2019 年), p. 154。

112. 2019 年在布基纳法索和贝宁进行的一系列检查显示，公司如何在整个萨赫勒地区运输未贴标签或错贴标签的香烟，以转运或再出口进行申报，包括向虚构实体再出口，而两国海关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

2019 年 4 月在布基纳法索检查一辆卡车

113. 2019 年 4 月 16 日，大区商务局拦截了一辆卡车。该车正在从贝宁与布基纳法索的边界前往瓦加杜古的途中，运送 1 840 箱香烟，其中大部分是 Gold Seal 牌香烟。¹⁴¹ Gold Seal 香烟上贴着“在科特迪瓦销售”的标签，但目的地却是布基纳法索的 SPC 公司。¹⁴² 货物抵达布基纳法索后，在过境申报单上的收货人被改换为一名科特迪瓦人，但布基纳法索仍为目的地国。SPC 公司有权在布基纳法索进口和分销 ORIS 品牌香烟。¹⁴³ Gold Seal 品牌无权在布基纳法索进口。没有文件可以证明科特迪瓦所谓的进口商有资格进口香烟。此外，香烟过境时需要海关护送，而该货物却没有。

114. 商业、工业与手工业部制定了相关立法的多项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特别是 2017 年关于香烟进口和过境的法令。该法令要求贴标签、海关护送和进口授权。¹⁴⁴ 如果真是过境前往科特迪瓦，则这些违规行为应该迫使海关当局遣返卡车；或者如果打算在布基纳法索消费，则海关当局应该没收并销毁车上货物。考虑到这些香烟若真是为了在科特迪瓦消费，那么途径贝宁和布基纳法索的路线就不合逻辑，因此情况似乎是后者。虽然认识到有违规行为，但布基纳法索海关当局既不遣返卡车也不没收香烟，而是接受其为过境货物予以放行。SPC 公司没有回答专家小组关于该公司合法合规的问题。

2019 年 3 月和 4 月在布基纳法索进一步追踪卡车

115. 上述情况并非孤立事件。专家小组获悉有 7 个海运集装箱进入科托努，其中 4 个装载 Gold Seal 香烟，3 个装载 Yes 香烟，于 2019 年 3 月和 4 月初在贝宁边境城镇波尔加和布基纳法索一侧的纳贾古用 12 辆卡车转运和混装。¹⁴⁵ 过境单据显示同一家货运代理：贝宁科托努的 Tonasse et Fils 公司。Gold Seal 香烟再次运往布基纳法索的 SPC 公司，而 Yes 香烟则运往布基纳法索或尼亚美的 Petacynic

¹⁴¹ 1 740 箱 Gold Seal 和 100 箱其他 7 个品牌的香烟(苏烟、芙蓉王、中华、玉溪、真龙、Yellow Care 和黄鹤楼)都没有在布基纳法索分销的授权。

¹⁴² 布基纳法索，商业、工业与手工业部，内部说明，无日期。

¹⁴³ 商业、工业与手工业部、总秘书处、经济管制和反欺诈总局第 2018-0055 号命令，规定 ORIS 牌香烟的销售价格。

¹⁴⁴ 商业、工业与手工业部、总秘书处、经济管制和反欺诈总局第 2019-0049 号命令，授权在 2019 年经营烟草专卖产品仓库；商业、工业与手工业部和经济、财政与发展部第 2017-0281 号联合命令，关于加强措施控制进口到布基纳法索或经布基纳法索过境到其他国家的香烟和其他烟草产品；商业、工业与手工业部和经济、财政与发展部第 2015-0356 号命令，根据认证制度建立布基纳法索制造或进口烟草产品的认证、监测、可追溯性和税务核查系统。

¹⁴⁵ 机密报告。

公司。Yes 在尼日尔不是授权品牌，也不再是布基纳法索的授权品牌。¹⁴⁶ 布基纳法索的 Petacynic 公司有权进口和分销另一个品牌 Platinum Seven。尼日尔的 Petacynic 公司没有获得进口和分销 Yes 的授权。¹⁴⁷ 布基纳法索的 Petacynic 公司没有回答专家小组关于该公司合法合规的问题。

116. 其中一个集装箱里的 Yes 烟盒上既没有法律告示，也没有多哥的法律告示，再次违反 2017 年布基纳法索关于香烟过境和进口的法令。¹⁴⁸ 所有的卡车都在夜间宵禁很久之后行驶，却没有一辆有海关护送。卡车要么开往瓦加杜古方向，要么开往孔宾加，离开布基纳法索进入多哥。装有 Yes 香烟的 4 辆卡车和装有 Yes 和 Gold Seal 两个品牌香烟的 2 辆卡车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它们晚上离开尼亚迪布后，第二天早上又在辛卡塞出现。辛卡塞位于多哥的最西北部，在布基纳法索和加纳边界。货物从那里进入加纳北部，卸在威达纳的一个仓库里，然后由摩托车非法运到加纳、多哥和布基纳法索各处。目前尚不清楚其他 6 辆卡车是否走同样的路线，或者是否像 2019 年 4 月 16 日截获的那辆卡车一样，直接前往瓦加杜古。

2019 年 9 月和 10 月在科托努港进行检查

117. 2019 年 9 月下旬和 10 月在科托努港对集装箱进行的两次检查进一步证实了运往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上述公司的无标签香烟或错贴标签的香烟。除了运往布基纳法索 Petacynic 公司的 9 个装有 Yes 香烟的集装箱和运往布基纳法索 SPC 的 2 个装有 Gold Seal 的集装箱和 1 个装有 ORIS 香烟的集装箱外，科托努港负责集装箱管制的海关部门还检查了 4 个装有 Business Royals 香烟的集装箱。¹⁴⁹ 对于后者，目前不清楚这些香烟是运往布基纳法索的 Petacynic 公司还是尼日尔的 Petacynic 公司。¹⁵⁰ 所有 11 个集装箱都使用了同一货运代理。该代理公司的代表宣称货物将再出口到次区域各国。根据 2016 年一项关于香烟过境的部际法令，贝宁当局应该退回发现没有必要法律告示的货物。¹⁵¹ 然而，与布基纳法索一样，贝宁当局最终也放行了这批货物。

118. 专家小组获悉，另有 10 个集装箱于 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进入科托努，运往尼亚美的 Petacynic 公司，装有未贴标签或错贴标签的 Business Royals 和 ORIS 或 Gold Seal 香烟，有可能在次区域进入非法流通。¹⁵² Petacynic 公司的代表之前

¹⁴⁶ 布基纳法索 Aventus 公司之前有授权，但该品牌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经济管制和反欺诈总局的一份说明中没有得到确认，其中提到 DGCRF/019-0005/MCIA/SG/DGRF 号命令。该命令根据布基纳法索的规则，确定了烟草产品清单。

¹⁴⁷ 2019 年 12 月 9 日在尼亚美与 Petacynic 公司代表的会晤。

¹⁴⁸ 见附件十一中的照片。

¹⁴⁹ 见附件十二中的提单和过境单据样本。

¹⁵⁰ 提单上注明尼日尔 Petacynic 为收货人，但在贝宁过境单据上则申报布基纳法索 Petacynic 为收货人，目的地国为布基纳法索(见附件十二)。

¹⁵¹ 贝宁，第 016/MISPC/MEFPD/MS/MIC/DC/SGM/DG-CILAS/SA 号部际命令，2016 年 2 月 4 日。

¹⁵² 6 个海运集装箱的数据并未具体说明品牌，但由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杰贝阿里的 Oriental General Trading 公司出口。该公司同时销售这两个品牌，向布基纳法索的 SPC 供应这两个品牌。

曾参与在马里非法运入 American Legend 香烟,但他否认进口了这批货物。此外,尼日尔海关当局也没有记录这批货物入境。¹⁵³ 在尼亚美,专家小组检索到 ORIS 烟盒上有科特迪瓦的法律告示和阿拉伯语的一般健康警示,但并不针对任何国家。很可能运往尼日尔 Petacynic 的香烟是从加纳北部或布基纳法索运来的,使用较小型的运输工具,然后走私进入尼日尔。此外,如 2019 年 10 月 25 日的一份通知所述, Petacynic 将尼日尔作为目的地,以试图规避贝宁海关当局对运往布基纳法索的香烟越来越高的警惕性。¹⁵⁴

国家税收损失

119. 2019 年提请专家小组注意的 28 个海运集装箱只是一小部分,仅占经科托努、洛美和特马进口的 245 个香烟集装箱总数的 10%略多。估计这些香烟在 2018 年进入广大萨赫勒区域非法流通。¹⁵⁵ 2018 年,进入这些港口的欺诈性香烟贸易有 630 亿非洲法郎(1.07 亿美元)的营业额,给该区域各国政府造成 230 亿非洲法郎(3 900 万美元)的税收损失。¹⁵⁶ 2016 年和 2017 年,所涉国家(除加纳外)对香烟贸易采取了严格的监管措施,本应有助于遏制欺诈贸易,但尽管一些当局努力检查货物并发现违规行为,政府特别是贝宁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却未能实施各自的监管规定,并未给进口商真正施加压力,使其合法分销香烟并缴纳应交税款。除了上述检查行动外,公开来源数据提示一些查获和销毁香烟的情况,但都是偶然事件,而且数量很小。¹⁵⁷ 由于执法不力,2019 年通过上述口岸入境的欺诈香烟贸易量估计增加 40%以上。¹⁵⁸

D. 手工黄金业

120. 2018 年首先在基达尔大区如今在古马地区出现的非正式手工黄金生产并不是犯罪活动。然而,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可能犯罪,而且涉及武装团体成员的犯罪网络可能参与该行业。这可能对《协议》的执行产生负面影响。

基达尔大区

121. 2018 年在基达尔周围兴起的手工黄金开采已经向北蔓延到泰萨利, In Darset 和 Egharghar 的金矿今天已成为开采的重心,吸引了数千名工人。在没有国家管理的情况下,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掌管着基达尔周围的黄金开采,基达尔民间社会主席阿塔尤·阿格·因塔拉发挥着重要作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对化学品

¹⁵³ 与尼日尔海关当局的通信,2019 年 12 月 24 日。

¹⁵⁴ 海关总署第 4268/DGDDI/DLRI 号通知。

¹⁵⁵ 机密报告,2019 年 6 月。

¹⁵⁶ 同上。

¹⁵⁷ 在布基纳法索,4 736 条不明品牌的香烟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被销毁(见 Koaci, “Burkina Faso: des cigarettes d'une valeur de plus de 28 millions incinérées”, 2019 年 8 月 1 日); 75 750 包香烟,其中包括 Gold Seal 和 ORIS,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被销毁(见 Adaman Drabo, “Lutte contre la contrebande: 75 750 paquets de cigarettes détruits”, 布基纳法索新闻社,2019 年 12 月 17 日)。

¹⁵⁸ 机密报告,2019 年 6 月。

的使用实施监管，并在最近决定将加工厂从该镇迁往外地，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¹⁵⁹ 如专家小组先前所报告(S/2019/636，第 86-87 段)，虽然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不对黄金直接征税，但对基达尔镇和基达尔省附近矿场的一般商业采矿活动征税，为其总的安全业务提供资金，特别是“改造”行动。

122. 然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安全治理并未延伸到更远的矿区，如通往泰萨利的矿区。根据地方当局的说法，这些矿区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势力范围。¹⁶⁰ 尽管如此，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控制着泰萨利镇的加工厂。这种互利共存避免了因金矿矿场和加工区爆发重大冲突。

古马

123.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横跨尼日尔河以南的通布图大区和加奥大区的古尔马地区也兴起了手工黄金开采。据报，第一批矿场在因塔哈卡和多罗周围(在加奥和高斯之间的公路中途)以及因蒂里特以东 20 公里的马尔西周围。最近，古马拉鲁省(通布图大区)以及昂松戈和布朗两省(加奥大区)都出现了矿场。采矿活动吸引了外国人，包括来自苏丹、尼日利亚、乍得、阿尔及利亚甚至巴基斯坦的人，以及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加奥镇。古马的采矿规模与基达尔相似，吸引了数千名工人。¹⁶¹

124. 多罗是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在古马的最后据点之一(S/2019/636，第 104 段)。虽然一名代表声称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控制着矿场，但报告显示，驻扎在附近由前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军官阿马杜·穆萨领导下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成员影响越来越大。穆萨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与大撒哈拉地区伊斯兰国在古尔马包括通往因蒂里特和马尔西南部方向的战斗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可能部分是出于经济动机，因为大撒哈拉地区伊斯兰国也对这里的矿场有兴趣。马尔西有一个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基地，据称其成员对采矿活动征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声称税收是由不受控制的不法分子所为。¹⁶² 一名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代表证实，在马尔西，恐怖分子和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即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在征税方面共存。¹⁶³ 因塔哈卡有一个马里军队的阵地，但它并未作出任何努力保护矿场安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提供保护，并收取费用。在通布图大区，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与纲领会于 2020 年 6 月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保护和监督古马拉鲁省的采矿活动。¹⁶⁴

¹⁵⁹ 见附件十三中的转移决定。

¹⁶⁰ 机密报告，2020 年 5 月 7 日。

¹⁶¹ 2020 年 6 月，在 Intahaka 和 I-n-Bigtane 地区观察到一座金矿，可容纳至多 4 000 人。机密报告，2020 年 6 月 25 日。

¹⁶² 机密报告，2020 年 6 月 28 日。

¹⁶³ 与机密消息来源的通信，2020 年 4 月 10 日。

¹⁶⁴ 见附件十四中联合委员会装备和安保付款收据的图片。

生产、贸易和疏散路线

125. 马里手工黄金产量的数字不准确，大约 20 万名工人每年生产 5 至 20 吨黄金。基达尔新发现的矿场更是如此，更不用说古马了。根据黄金贸易专家的说法，考虑到涌入的人，北方的产量可能已经达到每年若干吨。

126. 贸易的方向多种多样。由于连接北部矿区与巴马科的道路很糟糕，商人们还将产品带到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阿尔及利亚，或者使用可用的空运服务。马里稳定团意识到可能利用其在基达尔的航空资产将黄金运往巴马科的风险，已经正式下达禁令，并有后续管控。¹⁶⁵ 专家小组与几名贸易内部人士进行了交谈。他们证实要么自己用过，或者知道有非联合国人员曾利用马里稳定团的航班将黄金运到巴马科。

E. 执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127.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讨论了执行资产冻结的国家法律规定(S/2020/158/Rev.1, 第 45 段)。在将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的规定纳入马里国内法之前，专家小组将制裁指认通知了马里的银行，并询问了列名个人可能持有的账户。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128. 自中期报告发布以来，专家小组了解到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别名 Rouggy)一次违反旅行禁令的行为。其代表告诉专家小组 Rouggy 曾在 2020 年 3 月 14 日和 15 日的周末往返努瓦克肖特。该代表告诉专家小组，Rouggy 希望他的国际旅行保持透明。毛里塔尼亚并未答复专家小组关于核实这次旅行的要求。

五.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

A. 阻碍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至马里

1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对人道主义援助和援助人员的袭击仍在继续并不受惩罚，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很难得到。许多冲突方违反国际法，无论是武装团体、民兵、恐怖分子、圣战者还是国家武装部队。

130. 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受到无数次攻击。援助人员遭武装团体和其他身份不明者绑架，援助物品被洗劫。运送援助物品的车辆以及属于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被盗。¹⁶⁶

131. 截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在马里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遭受事件 106 起：10 起在巴马科和库利科罗(南部)，41 起在塞古和莫普提(中部)，55 起在通布图、加奥、梅纳卡和基达尔(北部)。梅纳卡向来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大区。自 2015 年以来，共报告约 133 起事件。相比之下，基达尔大区 100 起，巴马科 81 起。¹⁶⁷ 2019

¹⁶⁵ 机密说明，2020 年 6 月 12 日。

¹⁶⁶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巴马科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¹⁶⁷ 机密函件，2020 年 6 月 24 日收到。

年 12 月 24 日，梅纳卡的非政府组织无限期暂停在梅纳卡提供援助，直至安全状况改善。¹⁶⁸ 随着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犯罪活动减少，各非政府组织已于 2020 年 3 月恢复活动。

132. 关于对根据人道主义标准进行制裁的影响进行后续评估，艾哈迈德·阿格·阿尔巴查(MLi.004)告诉专家小组，他已经两年没有在人道主义领域活动了，驳斥指认他的理由。¹⁶⁹ 自基达尔行政管理办公室于 2019 年 4 月解散并且阿尔巴查于 2019 年 7 月被指认以来，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减弱了针对基达尔非政府组织界的行动，使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总体改善。¹⁷⁰

133.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事件的更多事件说明见附件十五。

B. 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行为

134. 杀戮、法外处决、强迫失踪、绑架、任意逮捕和拘留等侵犯人权行为屡见不鲜。武装团体、恐怖分子、社区成员以及国家军队正在实施性别暴力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见下文第 139-145 段)。¹⁷¹ 根据国际人道法，冲突各方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以及民众赖以生存的生计。因此，掠夺生计是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

135. 攻击生计被用作战争武器。这包括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圣战者、民兵等人偷窃和破坏财产、焚毁住房、收成和仓储。圣战者和恐怖分子利用族群间冲突攻击生计，其目的是造成粮食短缺，削弱粮食安全系统，以使民众屈服，并获得资源资助犯罪活动。此外，袭击导致田地遗弃和民众流离失所，给收容社区和流离失所者本身带来压力。

136. 专家小组未能有机会对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进行调查。然而，许多报告指出，儿童继续受到冲突的影响，他们的权利遭受侵犯，一些冲突方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作为战斗人员(见 [A/74/845-S/2020/525](#))。

137. 学校关闭使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更可能被招募和(或)用作儿童兵。在撰写本报告时，据信武装团体中有 129 名儿童。这些儿童是 745 起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¹⁷²

138. 过境马里的移民的权利也受到侵犯：他们遭受勒索和肉体、精神虐待，行为人包括与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有关的贩运者。专家小组在此前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情况([S/2018/581](#)，第 138-143 段；[S/2019/636](#)，第 123-124 段)。

¹⁶⁸ 2019 年 12 月 24 日马里国际非政府组织论坛公报。

¹⁶⁹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6 月与阿格·阿尔巴查及其代表的多次通信。

¹⁷⁰ 2020 年 3 月 11 日在加奥的机密会晤。

¹⁷¹ 机密函件，2020 年 2 月 17 日收到。

¹⁷² 见 <https://childrenandarmedconflict.un.org/where-we-work/mali/>。

性别暴力和性暴力

139. 马里的性暴力程度很严重。2012 年至 2019 年间，马里境内报告了 20 311 起性别暴力案件，其中 98% 的受害者是妇女，36% 的受害女性年龄在 18 岁以下。¹⁷³ 由于冲突局势和滋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普遍的不安全状况，司法系统和法治薄弱，性别暴力的数量不断增加。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助长了性别暴力和性暴力。

140. 2019 年 1 月至 11 月，马里境内报告了 4 157 起性别暴力，97% 的幸存者是妇女，其中 50% 的人年龄在 18 岁以下；3% 是男性，其中 2% 是 18 岁以下的男童。收集到的数据显示，报告的案件中有 47% 是性暴力案件，其中 21% 是插入式强奸；23% 是身体侵犯，14% 是剥夺资源，9% 是心理暴力，7% 是早婚。¹⁷⁴

141. 2019 年 1 月至 10 月，马里北部和中部报告了 1 708 起性暴力案件，其中 734 起案件(即 43%)是武装人员所为。国防和安全人员所犯性暴力占 8%，而 36% 则由武装团体所为。由于普遍的不安全环境和安全机构薄弱造成的有罪不罚现象，社区成员也犯下一些强奸和性暴力。¹⁷⁵

142. 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蒙受耻辱，遭受绑架并被强奸和性暴力的妇女在获释后都不举报。这种耻辱感和文化也是如今仍然不充分举报强奸和性暴力事件的一些原因。此外，在一些大区，性别暴力和生殖权利活动是伊斯兰武装团体的禁忌。因此，性别暴力案件得不到妥善报告。

143. 一个致力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非政府组织 2018 年登记了 7 起插入式强奸案件。2019 年，报告了 8 起强奸案。另外还有对妇女的身体侵犯、强迫婚姻、心理和情感暴力等其他暴力行为。¹⁷⁶

144. 据报在加奥的“封闭屋”发生了性暴力和强奸案。“封闭屋”是卖淫汽车旅馆。¹⁷⁷ 移民妇女特别容易沦为妓女遭受剥削。

145. 关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事件的更多详情见附件十六。

族群间暴力

146. 在马里中部，部族间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据马里稳定团人权与保护司报告，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21 日期间，莫普提大区的富拉尼族人和多贡族人之间发生了 83 起冲突，造成 292 人死亡。¹⁷⁸ 族群间冲突已成为武装团体操纵利用以巩固和增强其团体的温床。2020 年 1 月至 6 月，武装团体犯下了 105 起侵犯人权案件，仅在莫普提大区就有 67 人丧生。¹⁷⁹

¹⁷³ 机密报告，2020 年 4 月 23 日。

¹⁷⁴ 同上。

¹⁷⁵ 同上。

¹⁷⁶ 2020 年 3 月 6 日在巴马科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¹⁷⁷ 机密报告，2020 年 2 月 17 日。

¹⁷⁸ 马里稳定团，“Note sur les tendances des violations et abus de droits de l’homme” (见脚注 6)。

¹⁷⁹ 同上。

147. 例如，2020 年 5 月 5 日，据报一群多佐族人袭击了杰内镇周围 Djongue Ouro 村的富拉尼族人，杀死多人。¹⁸⁰ 这次袭击似乎是对 2020 年 5 月 2 日富拉尼族人袭击莫普提大区 Djongué Saré 村多佐族人的报复。

C. 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情况

148. 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和其他民兵之间的战斗及其对村庄的不断袭击导致村庄被毁，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总体不安全导致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截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马里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约为 25 万人，¹⁸¹ 高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近 20 万人。¹⁸²

149.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邻国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已有 138 537 名马里难民。¹⁸³ 在一些地区，运给弱势民众的援助物品遭到抢劫，人道主义组织的财产遭到武装团体和土匪的偷窃，而且族群间冲突不断发生，削弱总体安全局势，并破坏保护平民的努力和支持工作。最后，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的巧取豪夺破坏了民众对他们的信任。

D. 对国家和国际部队的袭击

150. 马里武装部队、驻马里的国际部队、马里稳定团部队都受到攻击。攻击平民、国际部队、国家军队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自稳定团成立以来，已有约 130 名士兵在马里死亡。

151. 一些简易爆炸装置是武装冲突的产物，而另一些简易爆炸装置则据称是武装团体埋设的，目的是造成伤害。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法。简易爆炸装置对马里境内的部队和平民都是致命的。自 2013 年至 2020 年，共有 959 起与简易爆炸装置相关的事件。¹⁸⁴ 2020 年，共有 82 起这类事件，其中 52 起爆炸，30 起得以发现并清除。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莫普提发生了 40 起简易爆炸装置事件，而 2019 年为 113 起。自 2013 年至 2020 年，马里有 1 692 名与简易爆炸装置有关的受害者。32% 的受害者是平民，其余的受害者则是国家和国际军事部队成员。马里稳定团维和人员占遇难者人数的 22%。¹⁸⁵

152. 攻击事件选列清单包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进行攻击，见附件十七。

¹⁸⁰ 机密报告，2020 年 5 月 7 日。

¹⁸¹ 国际移民组织，“Mali: rapport sur les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s”，2020 年 3 月。

¹⁸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马里局势报告》，2020 年 6 月 17 日。

¹⁸³ 难民署，“马里局势”，萨赫勒地区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协调平台数据库，可查阅：<https://data2.unhcr.org/en/situations/malisituation>。

¹⁸⁴ 官方机密函件，2020 年 6 月 29 日。

¹⁸⁵ 同上。

六. 建议

153.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a) 敦促马里政府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将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建立的制裁制度的规定纳入国内法；

(b) 又敦促马里政府按照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4 至 7 段的规定，对列名个人实施资产冻结，并向委员会和专家小组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c) 还敦促马里政府对《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发展支柱框架内支付的资金，包括指定为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资金，进行独立和公正的审计；

(d) 促请协议监测委员会考虑将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成员搁置一边，直到他们除名为止；

(e) 敦促区域所有会员国，包括西非和北非所有会员国，按照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7 段，定期向委员会报告它们为执行该决议第 1 和 4 段规定的措施所采取的行动，并回顾安理会在该决议第 3 段中认为违反旅行禁令的行为可能破坏马里和平、稳定或安全；

(f) 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表示愿意为专家小组的正式访问提供便利，希望在疫情状况允许时尽快进行访问；

(g) 鼓励摩洛哥政府与尼日尔政府并与专家小组交流信息，以促进最终就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和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贩运毒品或为他们牟利之事进行更多法律追查和(或)制裁指认；

(h) 鼓励马里稳定团及时与专家小组进行交流：

(一) 详细说明安全理事会第 2531(2020)号决议第 28(a)(三)段的执行情况，内容涉及监测违反停火行为和关于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的行动包括在指定的无武器区的行动及其军备的管制措施；

(二) 按照第 2531(2020)号决议第 5 段，协助专家小组查明该决议第 3 段所述优先措施可能未得以执行的责任方，并提出报告；

(三) 提供委员会列名个人的活动、行动和政策信息。

154. 专家小组还建议安全理事会在其关于马里的下一项决议中列入：

(a) 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c)段规定的指认标准扩大到包括黄金和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和贩运收益；

(b) 请马里稳定团确保专家小组成员在马里的安全、保障和行动自由。

Annex 1: Table of correspondence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anel from 1 October 2019 to 1 July 2020.

Country/ entity	Number of letters sent	Information fully supplied	Information partially supplied	No answer/ Information not supplied	Pending ¹	N/A, visit accepted
Algeria	1	1				
Alios Finance Mali	1				1	
Banque Atlantique Mali	1				1	
Banque International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 au Mali	1				1	
BSIC, Libya	1	1				
Burkina Faso	2				1	1
ECOWAS	1				1	
EUTM	1	1				
G5 Sahel Secretary	1	1				
Ghana	1				1	
Ivory Coast	1			1		
Libya	1			1		
Mali	3			1		2
Mauritania	2			1	1	
Morocco	3	1	1			1
Niger	4	1			1	2
Nitroerg	1			1		
Orabank, Mali	1			1		
Petacynic	1				1	
Senegal	1			1		
SIRI produits	1				1	
Togo	1			1		
Tunesia	1			1		
UAE	1			1		
UNOWAS	1	1				
USA	1				1	1
WFP	1				1	1

¹ Correspondences sent with deadline of response after lockdown in many counties mid-March 2020 due to Covid-19 are considered pending if response has not been provided.

Annex 2: Letter of 12 April 2018 by the Mayor of the commune of Kaporona in Koro Circle, Etienne Poudiougou, ordering all Fulani to leave his constituency, obtained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Avis

Monsieur Etienne Poudiougou
Maire de Kaporona MA.
Demande à tous les peulhs
installés dans la Commune de
Kaporona MA. de quitter la dite
Commune dans les deux jours
(jeudi et vendredi).
Toute personne qui refuse est
responsable de ce qui l'adviendra.

Koro le 12/4/2018

Le Maire

Frangé
Kaporona MA
D2923



Annex 3: Screenshot from a September 2019 video showing the Prefect of Bandiagara, Mr. Siriman Kanouté, standing next to Dan Nan Ambassagou leader,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Annex 4: Copy of letter of release of one of the integrated elements from armed groups that were detained in Burkina Faso,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CABINET
DIRECTION GENERALE DE
L'ADMINISTRATION PENITENTIAIRE
DIRECTION REGIONALE DE
L'ADMINISTRATION PENITENTIAIRE DU
RESSORT DE LA COUR D'APPEL DE
OUAGADOUGOU
PRISON DE HAUTE SECURITE
Tel : 25 41 90 90

BURKINA FASO
Unité – Progrès – Justice
RI 232 / 2019
Ouagadougou le, 10/03/ 2020

ATTESTATION DE SORTIE

Je soussigné, Directeur de la Prison de Haute Sécurité, atteste que le
Nommé(e) **BOUSSEINI Ould Hamadi**
Né(e) vers 1994 à Sahara/Mali
Fils de **Hamadi** et de **MINAIRE Mahdiabi**
Profession et domicile : Soldat de 2^{ème} classe à Tawagamin/Gao/ Mali
Incarcéré(e) suivant :

- Ordre de mise à la disposition du Procureur du Faso le
- Mandat de dépôt du Procureur du Faso le
- Pour :
- Mandat de dépôt du Juge d'Instruction du Cabinet N° 07 du 02/10/2019
Pour : **Acte de terrorisme et apologie du terrorisme**
Mandat de dépôt du Commissaire du Gouvernement le
- Pour :

A été libéré(e) ce jour suivant

- Ordre de mise en liberté du Procureur Général le
- Ordre de mise en liberté du Juge d'instruction du cabinet n° 07 du 10/03/2020
- Ordre de mise en liberté du Commissaire du Gouvernement le

En foi de quoi, je lui délivre cette attestation pour servir et valoir ce que de droit

Le chef de service greffe,

Le Directeur et par Ordre
Le Directeur Adjoint

Bernard KOAMA
Contrôleur de sécurité pénitentiaire

Oumarou DEME
Inspecteur de Sécurité Pénitentiaire

Annex 5: Decision of General Keba Sangare, redeployment integrated elements from armed groups to military regions outside the North, and first pages of the list of affectations in the 4th military region (Kayes),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MINISTRE DE LA DEFENSE
ET DES AFFAIRES MILITAIRES
RECHERCHES
ETAT-MAJOR GENERAL DES ARMES
RECHERCHES
ETAT-MAJOR ARMEE DE TERRE
N° 5946 JCH-PT/ICR-AP/DA6

REPUBLIQUE DU MALI
Un Peuple - Un But - Une Foi
27 DEC 2019

NOTE DE SERVICE

Objet: Affectation des Militaires du Rang.
Annexes: Liste des Militaires du Rang affectés.

Par décision du Chef d'Etat-major de l'Armée de Terre, les Militaires du Rang dont les noms suivent en annexe reçoivent les affectations inscrites devant leurs noms pour compter du 24 décembre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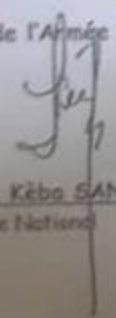
Les militaires affectés demeurent sur la situation de prise d'armes de leurs unités d'origine jusqu'au 23 janvier 2020 date à laquelle celles-ci les perdent au profit des unités d'affectation. Toutefois, tout élément qui n'aurait pas rejoint son unité d'affectation avant le 24 janvier 2020 sera déclaré absent.

L'Inspecteur en Chef de l'Armée de Terre, les Sous-chefs d'Etat-major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et Finances, Opérations, Logistique, le Chef de Cabinet, les Commandants Régions Militaires n°1-2-3-4-5-6-7-8, COFEEAT et COSAT sont chargés, chacun en ce qui le concerne, de l'exécution de la présente note de service.

Amplifications

Etat-major	01
Commissariat	01
Secrétariat	01
Etat-major Armée de Terre	01
Etat-major AR	01
Commissariat	01
Archives & Réserve	01

Le Chef d'Etat-major de l'Armée de Ter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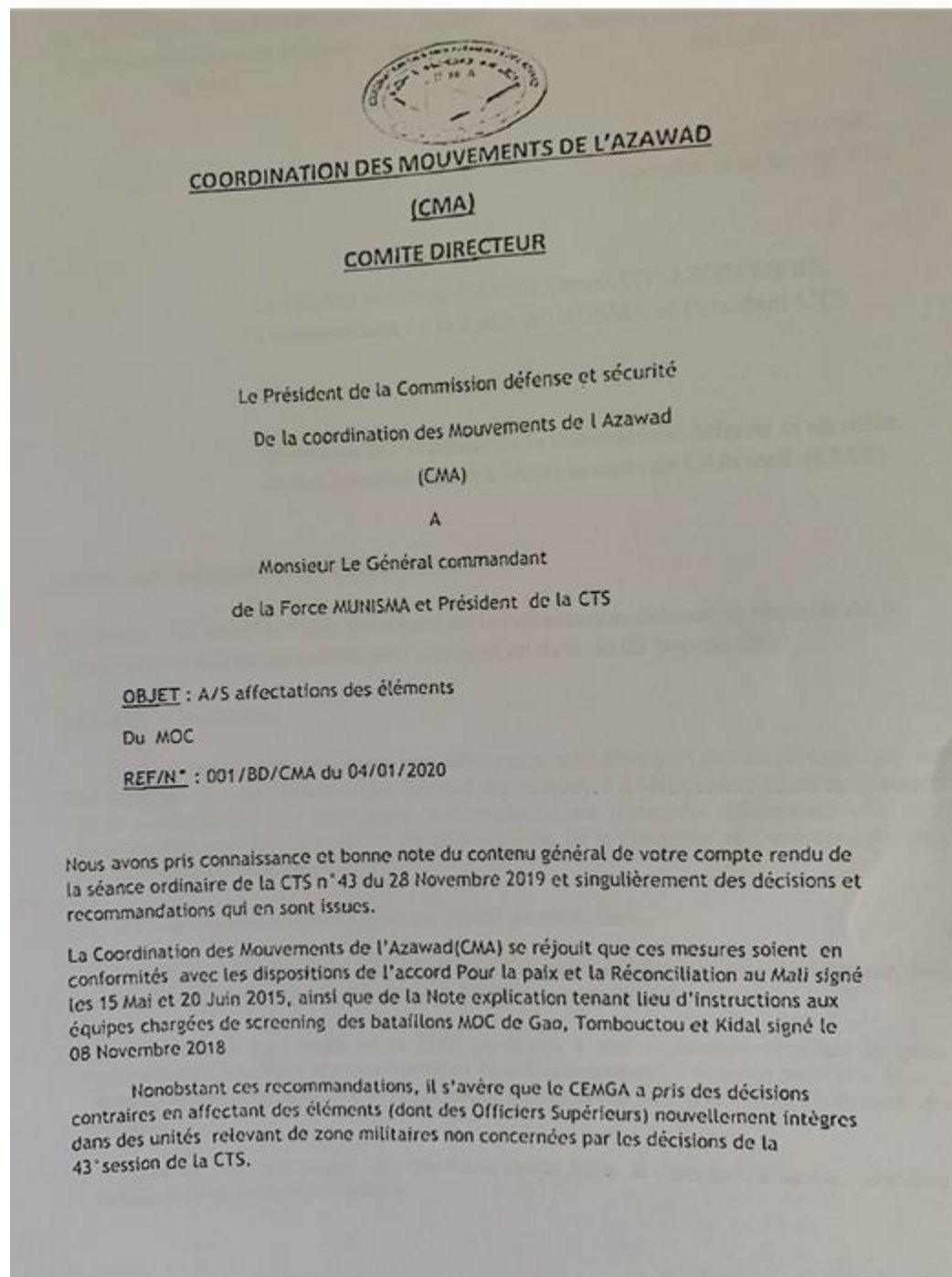
 

Général de Brigade Kéba SANGARE
Commandant en Chef de l'Armée de Terre

N°		Nom		BAYE	2° CL	211°CCAS	311°CCS
				4° REGION MILITAIRE			
1	55564	Alfakir Ag	MOHAMED		CCH	211°CCAS	415°CCAS
2	55572	Almoudjine Ag	FOUKANA		CCH	211°CCAS	423°ER
3	55573	Cgisse Ag	MOHAMED		CCH	211°CCAS	423°ER
4	55613	Abdoul Nasser	ARBONCANA		CAL	211°CCAS	411°CCAS
5	55636	Ehya Ag	ABOULAYE		CAL	211°CCAS	422°CTM
6	55619	Hamed Solikh Ag	IKNA		CAL	211°CCAS	423°ER
7	55647	Sioka	TRAORE		CAL	211°CCAS	424°BA
8	55631	Athenna Ag	MOHAMED		CAL	211°CCAS	424°BA
9	55663	Oumar Ag	WAYIKHANE		CCH	211°CCAS	424°BA
10	55600	Mohamed Ag	MOHAMED		CAL	211°CCAS	424°BA
11	55731	Med Ali Ag	CHAIRI		2° CL	211°CCAS	411°CCAS
12	55737	Mohamed Ag	ISSOUF		2° CL	211°CCAS	411°CCAS
13	55804	Masteghrou Ould	HAMADY		2° CL	211°CCAS	411°CCAS
14	55813	Yacoub Ag	ALHASSANE ASSIDAKAT		2° CL	211°CCAS	412°CTM
15	55732	Mohamed Ag	HAMZATA		2° CL	211°CCAS	412°CTM
16	55738	Mouhamar Ould	MOUHAMED		2° CL	211°CCAS	412°CTM
17	55797	Ibrahim Ag	OKETANE		2° CL	211°CCAS	412°CTM
18	55805	Mohamed Ould	ALBAKAYE		2° CL	211°CCAS	412°CTM
19	55954	Mohamedou N°2	SOGOBA		2° CL	211°CCAS	414°BA
20	55962	Deouda	KONE		2° CL	211°CCAS	414°BA
21	55971	Mohamed Lamine	MAIGA		2° CL	211°CCAS	414°BA
22	55973	Moukha	SISSOKO		2° CL	211°CCAS	414°BA
23	55976	Moussa	MAIGA		2° CL	211°CCAS	414°BA
24	55981	Oumar Ibrahim	MAIGA		2° CL	211°CCAS	414°BA
25	55733	Mohamed	ABDOULHADJI		2° CL	211°CCAS	415°CTM
26	55739	Moussa	FARKA		2° CL	211°CCAS	415°CTM
27	55806	Mohamed Ag	ALHASSANE ABDOULAH		2° CL	211°CCAS	415°CTM
28	55818	Segane Ag	SIDASHWAR		2° CL	211°CCAS	415°CTM

8/11

Annex 6: Letter of CMA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Technical Security Committee protesting deployment of newly integrated elements outside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Annex 7: Designation letter signed by Chief of staff of the National Guard for command posts of reconstituted army units in Gao and Menaka,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9 March 2020.



Annex 8: CMA letter of response to the Panel's midterm report, 22 May 2020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تنسيقية الحركات الأزواذية
ⵜⴰⵎⴰⵔⵜ ⵜⴰⵏⵔⴰⵢⵜ ⵜⴰⵖⴰⵏⵏⵜ

COMITE DIRECTEUR

Ref : 018/2020/PCD-CMA

Dr Albert Barume
Coordinator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Mali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Kidal, 22 May 2020

Response to the midterm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Mali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Dear Dr Barume,

The CMA welcomes the mission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by resolution 2374 (2017) and extended by resolution 2484 (2019). We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anel's mandate to "name those responsible for or complicit in activities or policies that pose a threat to peace, security or stability in Mali or those having taken part in such activities or polici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engaging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Panel,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its Committees to ensure a full and swif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It is regrettable therefore that the Panel's latest midterm report (28 Feb 2020) once again presents significant inconsistencies, misunderstanding and inaccuracies. We are seriously concerned that such a report could be used to inform the decis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We have a number of concerns:

(i) Methodology

The CMA was not consulted on the incidents that we list below. We were given no opportunity to respond to accusations or verify facts. If such an approach were taken in a legal trial, it would be a scandal. And yet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expected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accusations of parties that have had no opportunity to respond. In future, it must be the case that all parties are consulted by the Panel and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respond to specific accusations;

(ii) Lack of focus on decentr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nel's mandate clearly states that it shall provide information on actions taken that "obstruct, or obstruct by prolonged delay, or that threat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to assist with information that helps identify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ob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decentralisation ar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the Peace Agreement.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delays in implementation, which represent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Yet the Panel of Experts report fails to adequately reflect this or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transfer the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assets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im Authorities. And it fails to reflect the deadlock around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and measures to make the North Development Zone fully operational. These are clear obstruction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f the only tangible outcome that the people of the Azawad see from this Agreement is redeployment of the reconstituted army, without parallel progress on development and inclusion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whole Peace Agreement will be at risk.

Furthermore, it is worth reiterating that an inclusive democratic process is yet to be achieved in Mali. Indeed, despite the clear provisions of the Peace Agreement that stipulate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increase in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Azawad in the Malian institutions, the recent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have failed to do so. The Azawad regions of Taoudenni and Ménaka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election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 once again - the people of the Azawad are under-represented. Despite this, in April the CMA decid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Mali to ensure a smooth holding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or the overall benefit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Mali - another example of our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peace.

(iii) False accusations and factual errors

The report accuses the CMA of "conducting a territorial expansion strategy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armed groups in breach of ART9 of ceasefire agreement". The Panel cites as evidence a report and imply strongly in their wording that the CMA is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of the chief military staff of the MSA-D, Sahidima Ag Mahgani, in the Ménaka region. But the CMA was not responsible. No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o prove CMA's responsibility. And - as the Panel finally acknowledges after several paragraphs - the members of the joint observation and verification team established to look into the incident did not establish CMA culpability. Moreover, the Panel of Experts ha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the report produced by the CMA on this specific issue.

The Panel also cites as evidence a mission led by the mayor of Talataye, Mohamed Assaleh Ishak (alias Salah Ag Ahmed) to kill four MSA-D combatants and three civilians in Agarnadanamos while also attempting to kill MSA-D regional commander, Moussa Ag Alhadi. But Mayor Mohamed Assaleh Ishak could not have been leading such mission as he was in an official meeting with the Head of MINUSMA's Gao Office (see annex attached)

The Panel considers the CMA's reconciliation mission to Ménaka organised by CMA President, Bilal Ag Acherif, as an example of CMA territorial expansion strateg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mission was suppor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as well as MINUSM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ground to promot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among local partners.

The CMA also takes this opportunity to formally deny all accusations of CMA collusion with jihadist groups and responsibility for crimes committed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 of individuals claiming allegiance to the CMA.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by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that such allegations have not only on the trust between the signatory parties but also on the CMA's capacity to continue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Panel of Experts. The CMA makes every effort against all acts that can bring harm to the civil population of the Azawad, including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The CMA has already lost over 300 of its combatants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fight terrorism. We shouldn't be carrying this burden alone. The Peace Agreement is clear that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should involve the reconstituted army and the creation of special units to fight 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 The onus must now be on the Government of Mali to stop delaying security arrang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irst deployments to Kidal, Gao, Timbuktu and Ménaka so that CMA forces can engage in anti-terror operations as part of the reconstituted army.

The Panel of Experts report points to unsubstantiated and unverified claims. We urge the Panel to conduct thorough, participatory and credible verification efforts on the serious allegations made against the CMA in its midterm repor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objective truth while respecting the values of transparency, fairness and neutrality. And to ensure that the Panel's work meets the high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ism and accuracy that should be required for expert reports intended to inform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Council.

We remain committed to accountability and justice for all Malians and we hope that the Panel of Experts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securing that goal.

Please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The President

Bilal AG ACHERIF

ANNEXE :**ELEMENTS DE REPONSE AU POINT 17 DU RAPPORT DES EXPERTS DU
CONSEIL DE SECURIT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MALI :**

En réponse au point 17 du rapport des experts sur le Mali qui accuse le maire de Talataye, Mohamed Assaleh Ishak dit Salah Ag Ahmad d'être à la tête d'un convoi de plusieurs camionnettes pour s'attaquer au MSA-D à Agarnadamos, il y a lieu d'apporter ces quelques précisions.

L'attaque en question a eu un lundi 24 juin 2019 entre 14 et 15 heures. (Voir rapport EMOV-GAO du 29 juin 2019 annexé au 38ème CR de la réunion de la CTS). **Image 3**

Le même jour, Mohamed Assaleh ISHAK dit Salah Ag Ahmad, maire de Talataye, à la tête d'une forte délégation composée des membres de la CMA, était dans les locaux de la MINUSMA à Gao de 9h à 13h. Il a tenu une réunion avec le chef du bureau, le Commandant Secteur Est et autres responsable de la mission : (Voir liste de la délégation, images et captures de vidéo tournées au cours de la réunion). **Image 2**

Les échanges au cours de cette réunion ont porté sur le risque d'affrontement entre la CMA et le MSA-D, car ayant reçu l'alerte selon laquelle une colonne de véhicules du MSA-D a quitté Indelimane pour se rendre à Talataye en vue de déloger la CMA de cette localité qui est sous son contrôle depuis les accords locaux de Tinfadimata. (Voir accords annexes au 38ème CR de la réunion de la CTS).

Une heure et demie après la réunion, l'affrontement en question a eu lieu à Agarnadamos (Talataye), alors que le maire, Mohamed Assaleh Ishak et sa délégation étaient en réunion avec des responsables de OCHA à Gao en vue de faciliter l'accès de la zone de Talataye aux humanitaires.

Après la réunion avec OCHA, et après avoir eu la confirmation et quelques détails sur l'incident, le maire a pris le soin de saisir la Minusma- Gao à travers son chef de bureau pour lui informer de l'attaque. (Voir échanges de SMS entre le maire et le chef de bureau). **Image 1**

Le même jour, vers 18h (3h après l'attaque de Agarnadamos), en compagnie de l'officier de liaison de la CMA à Gao, monsieur Ibrahim Ag ATTAYOUB, le maire de Talataye et sa délégation, à bord de quatre camionnettes et une Toyota car, marque V8, ont quitté Gao pour passer la nuit dans la zone de EMNAGHIL (40 km nord de Gao sur la route de Kidal), en vue d'éviter d'éventuelles escarmouches avec le MSA-D à l'intérieur de la ville de Gao.

Le lendemain, 25 juin 2019, la délégation a pris la route de Talataye pour y rester et attendre la rencontre avec l'EMOV GAO qui a eu lieu, le 29 juin 2019. (Voir rapport EMOV). **Image 3.**

Il est important de préciser que le maire de Talataye, Mohamed Assaleh Ishak a séjourné à Gao du 21 au 24 juin 2019 pour officiellement prendre part à la mise en place de la coordination régionale de la CMA à Gao.

Le 22 juin 2019, en marge de la réunion de la mise en place du bureau de la CMA, le maire a rencontré un des collaborateurs du chef de bureau de la Minusma-Gao, en la personne de monsieur Katadata Alhousseini Malga, pour parler de la situation à Talataye et préparer la rencontre du 24 avec le chef de bureau.

Le lendemain 23 juin 2019, il a ensuite rencontré au super camp de la Minusma, Mr. Jean Kabirigi de la Minusma (Section analyse et statistique) pour toujours parler de la situation sécuritaire à Talataye.

Le même jour, le maire, Mohamed Assaleh a rencontré la direction de l'ONG EQUAL-ACCES INTERNATIONAL (Voix de la paix) pour discuter du report ou non d'une rencontre intercommunautaire, prévue à Talataye le 25 juin 2019. (Voir mail d'annulation de la rencontre par le directeur de l'ONG pour cause des tensions entre le MSA-D et la CMA dans la zone de Talataye). Image 4

NB. L'arrivée de la délégation du maire de Talataye à Gao le 21 juin 2019 à 16h30 et son départ le 24 juin 2019 à 18h sont tous consignés dans les archives du poste de la gendarmerie malienne situé sur la route Gao-Bourem car les gendarmes.

Image 1: SMS échangés entre le chef de bureau de la MINUSMA et le Maire de Talataye après l'attaque de Agarnadamos (commune de Talataye).



Image 2: Photos de famille avec les responsables politico-militaires de la MINUSMA à Gao et le maire de Talataye le 24 juin 2019, 3 heures avant l'attaque de Agarnadamos (Talataye).

Image 3 : Ci-dessous le rapport de l'EMOV GAO qui n'établit nullement pas de responsabilité de la CMA dans la fameuse "violation de cesser-le feu" lors de l'incident de Agarnadamos, encore moins évoquer la présence du maire de Talataye dans la zone le jour de l'affrontement.

2.4 RÉCUPÉRATION DE LA FÉVÉRITÉ AVEC LE MSA-D

La mission a débuté à 11 heures (11 heures).

Selon le Chef de base de la MSA-D, monsieur MOUSSA AG ALHADI, le village d'AGARNADAMOS a été occupé par une force avant le jour.

Suite à la dernière rencontre avec la CMA et le compte rendu à son téléphone, la MSA-D a maintenu le cessez-le-feu conclu et n'a manifesté aucune intention de se rendre à TALATAYE.

2.5 RENCONTRE AVEC LA CMA

La mission a eu lieu de 12h45 à 13h15.

Selon le représentant de la CMA à TALATAYE, monsieur SALAM AG ANNEH, aucune force ne stationne à AGARNADAMOS.

Aux termes des dispositions de l'accord de cessez-le-feu conclu entre les 02 parties, le MSA-D devrait rester à BAKELLAN et la CMA à TALATAYE.

Résumé des faits :

Dans la nuit précédant le 24 juin, des informations reçues par la délégation de la CMA à GAO l'ont alerté de la présence d'un convoi de 10 véhicules du MSA-D qui avait pour intention de planifier une attaque.

La première version faisait état d'une attaque à partir d'AGARNADAMOS, quand la seconde version parlait d'une embuscade contre la délégation de la CMA en provenance de GAO.

Le lundi 24 juin 2019 à 15 heures, une patrouille de la CMA est tombée dans une embuscade tendue par le MSA-D dans la forêt aux environs d'AGARNADAMOS.

Selon la CMA, la riposte a fait suite à une attaque ennemie dans une zone dans laquelle elle avait le droit de mener des patrouilles parce que l'accord signé entre les parties prévoit des patrouilles régulières (chaque zone de zone de responsabilité de MSA-D sécurisée de BAKELLAN jusqu'à MOUSSA et la CMA de TALATAYE jusqu'à ANKONG). Les faits concernent MOUSSA aux 02 parties (chaque zone y compris).

Le bilan de cette attaque est le suivant :

- 01 blessé CMA évacué sur KIDIL.
- 10 morts MSA-D d'après leurs informations.

Après l'accrochage, la CMA s'est retirée à TALATAYE sur ordre.

Impact sur la population locale

Selon la CMA, la population d'AGARNADAMOS est réceptive à une présence dans la zone.

Chargement de sortie de site

Selon la CMA, l'accord de Talataye (annexé) prévoit que chaque groupe vienne dans la zone de responsabilité, c'est-à-dire la MSA-D à BAKELLAN (et non à MOUSSA) et la CMA à TALATAYE. Que chacun s'y conforme.

CONCLUSION

Il ressort d'après les comptes rendus, deux (02) points de divergences majeurs :

1. Selon le chef de base de la MSA-D, monsieur MOUSSA AG ALHADI, son seul souhait c'est la recherche de la paix et non l'attaque n'est pas de s'attaquer à la CMA. Il dit se conformer aux termes de l'accord mais estime avoir le droit de patrouiller dans la zone d'AGARNADAMOS car les populations qui vivent sont près MSA-D et il a la responsabilité de leur protection.

La mission a pris fin à 12 heures 15 minutes.

1. Sur le lieu de l'attaque

Pour le MSA-D, l'attaque a eu lieu dans le village d'AGARNOMOS, d'où les pertes civiles quand la CNA affirme que les combats se sont déroulés en dehors et qu'aucune perte civile n'est à déplorer. Le seul point d'accord est l'heure de l'attaque, c'est-à-dire 13 heures, le lundi 24 juin 2019.

2. Sur les zones de responsabilité de chaque groupe aux termes de l'accord de cesser le feu

Les deux parties estiment avoir le droit de patrouiller dans le village d'AGARNOMOS. Ce qui manifestement pose problème parce que la CNA considère que le village fait partie de TALATAYE, donc sous sa responsabilité, alors que le MSA-D prétend que le village appartient à INDELMANE étant donné que sa population est d'obédience MSA-D.

RECOMMANDATIONS

Au regard de ce qui précède,

- La MINUSMA doit intensifier ses patrouilles dans la zone, y accroître sa présence à travers les activités CIMIC afin de rassurer les populations.
- Les forces régulières devraient marquer leur présence également afin de ne pas donner aux populations le sentiment d'abandon pour ne pas faire le lit des groupes terroristes.
- Enfin, une relecture de l'accord de cesser le feu est à envisager avec l'implication de haute hiérarchie à tout le moins afin d'éviter de nouveaux accrochages.

Fait à GAO le 30 juin 2019

LISTE DE LA DELEGATION CMA TALATAYE AYANT RENCONTRÉ LA MINUSMA ET AUTRES PARTENAIRES à GAO, LES 23 ET 24 JUIN 2019

1. Mohamed Assaleh ISHAK, maire
commune et membre du Comité
Directeur de la CMA (79343593)

2. Saleh Mohamed Ahmed, regisseur
commune et membre CNDDR
(90283977)

3. Almouner Ag Ahna, conseiller
communal,

4. Abdoussamad Ag Hamadou,
membre autorité interimaire cercle
Ansongo(68529435),

5. Eglasse Ag Ahmadadim, chef bureau
local de la CMA à Talataye,

6. Sagdoudine Ag Ahmad Baye,
conseiller de fraction (61726111),

9. Issa Ag Abdoufatah, officier CMA (66856476),

5. Queson JEAN-LOUIS, Affaires Civiles (94950932)

10. Sagdoudine Ag Chahnoun, officier CMA (96621956),

Et autres collaborateurs(voir photo)

11. Abdou Ag Mohamed, notable Talataye (67625572),

PERSONNES RENCONTRÉES AU SIÈGE DE OCHA, GAO/CHÂTEAU, LE

12. Eglas Ag Mohamed, notable Talataye.

24/06/2019 de 15h 30 à 16h 30

13. Ibrahim AG ATTAYOUB, officier de liaison de la CMA à Gao (66776141)

Ismaguel AG MOHAMED, représentant d'OCHA pour les régions de Kidal et Menaka mais basé à Gao (94547374) et collaborateurs (voir archives du poste de contrôle OCHA-GAO).

PERSONNES RENCONTRÉES AU SUPER CAMPS DE LA MINUSMA À GAO le 24/06/2019 de 10 h à 13 h

1. Oumar BAH, Chef de Bureau Minusma-Gao (94950077),

PERSONNES RENCONTRÉES AU SIÈGE DE L'ONG EQUAL-ACCES INTERNATIONAL A GAO/CHÂTEAU, le 23/06/2019 DE 8H A 10 H.

2. Général Sénégalais, Commandant du Secteur Est de la Minusma,

2. Jean KARIDICII Contin. Analyse 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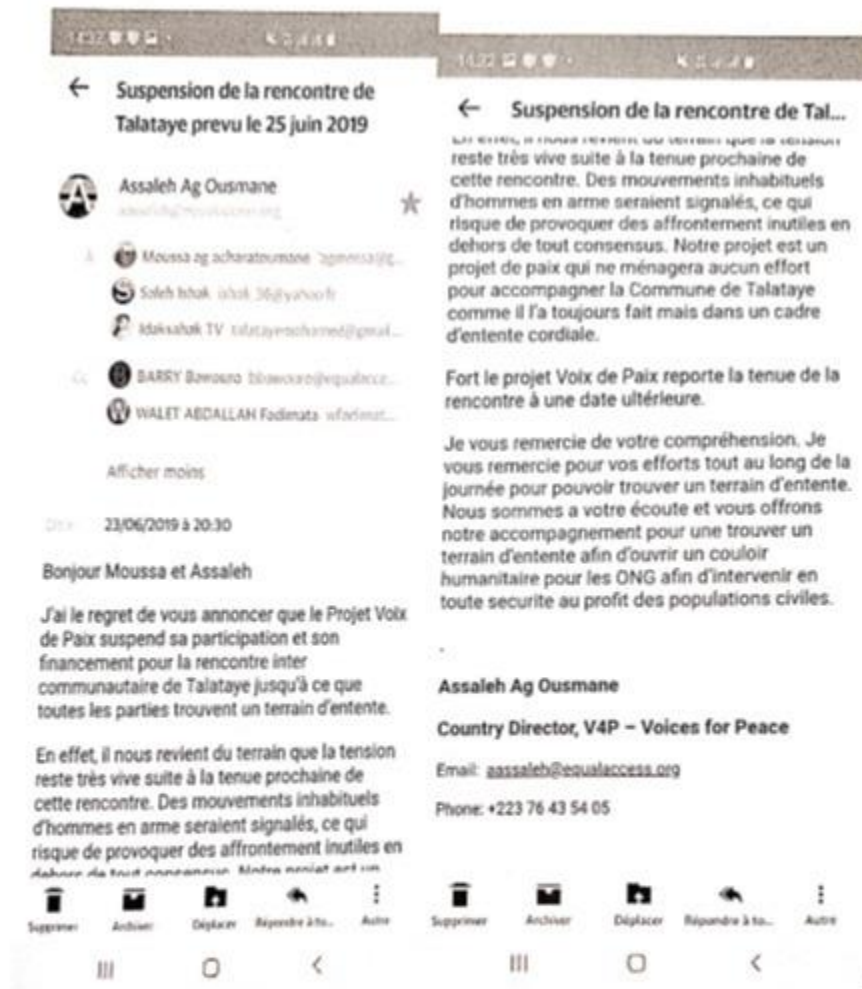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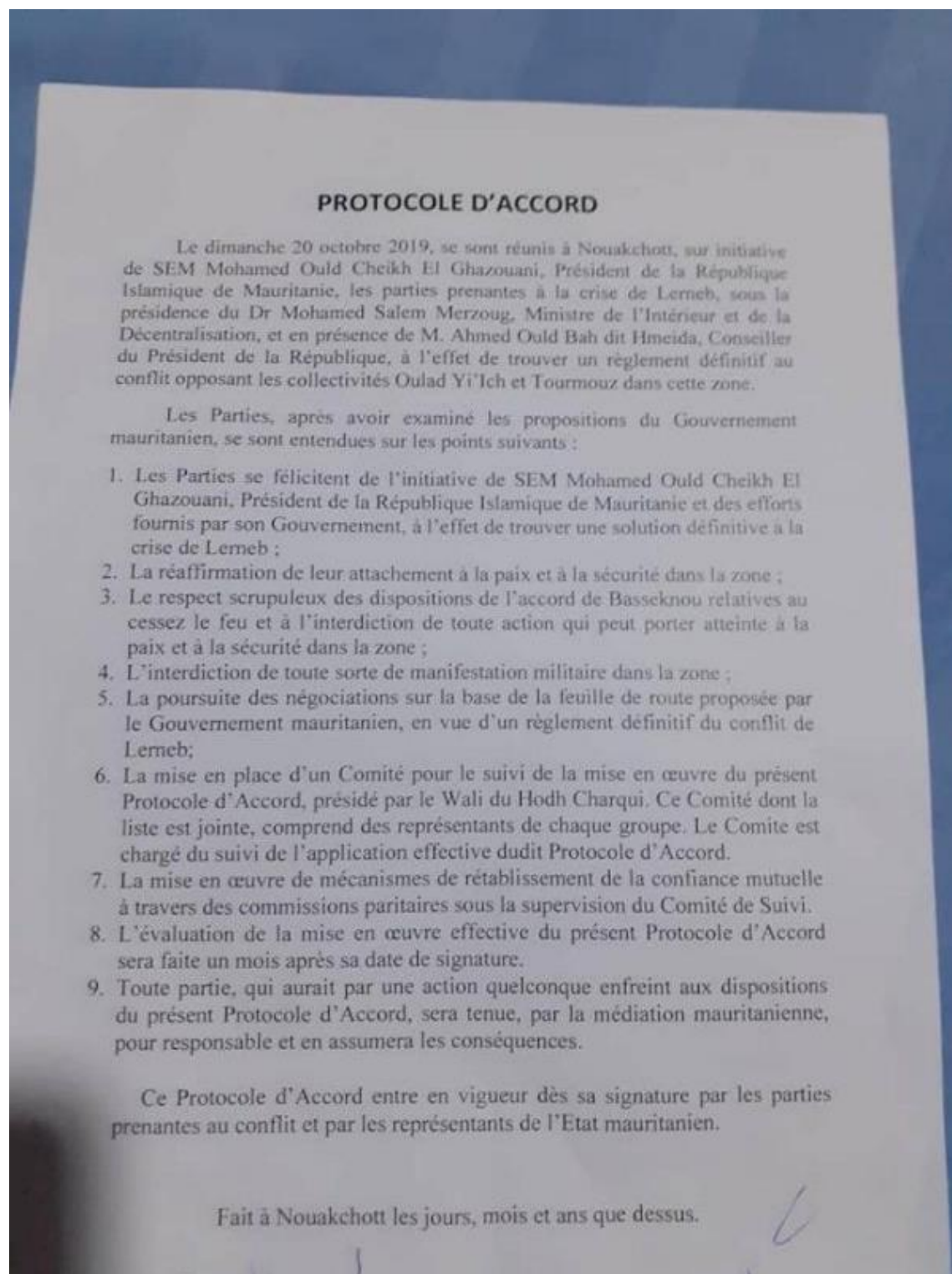
Image 4 : Mails échangés avec le directeur Pays de L'ONG Voix de la paix (Equal Acces International) la veille de l'incident de Agarnadamos.

Annex 9: Photograph of seized narcotics and individuals arrested in Western Sahara on 26 July 2019,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Malian customs official on 6 Febr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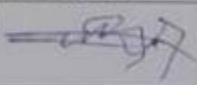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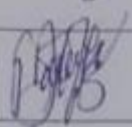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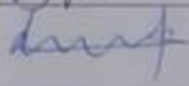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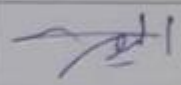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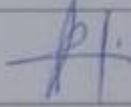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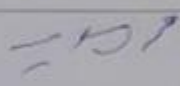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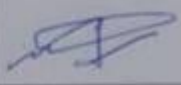
عملية نوعية قام بها جيش التحرير الشعبي الصحراوي اسفرت
عن حجز 1500 كلف من القنب الهندي (الحشيش المغربي)
مهربة من المغرب وتوقيف عصابة مسلحة حتى النخاع عملية
نوعية قام بها جيش التحرير الشعبي الصحراوي اسفرت عن
حجز 1500 كلف من القنب الهندي (الحشيش المغربي) مهربة
من المغرب وتوقيف عصابة مسلحة حتى النخاع



Annex 10: Agreement between Oualad Ich and Tourmouz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mediated in Nouackshott on 20 October 2019,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7 June 2020.



LES SIGNATAIRES

POUR LES OULAD YI ICH		POUR LES TOURMOUZ	
Mahmoud Tijani		Baba Sidi Mohamed	
Salihi Bouna		Sidi Mohamed Ely	
Idoumou Sidamar		Mohamed Ely	
Ali Mohamed		Daye Mohamed Salem	
Day Cheikh		Elbou Hama	
Ahmed Ghelli		Mohamed Lemine Baba	
Yahya Bechir		Mohamed Boubacar	

POUR L'ETAT MAURITAN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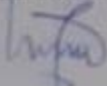
Dr Mohamed Salem Merzoug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Mr Ahmed Ould Bah dit Hmeida

Conseiller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nnex 11: Photographs of packets of Yes brand cigarettes transported between Benin and Burkina Faso with labeling for Togo and without label, from Confidential report.



With Togo labelling



Without any country specific labeling

Annex 12: Bills of lading and Benin customs documents of inspected containers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9,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12 May 2020.

MAERSK LINE		BILL OF LADING FOR OCEAN TRANSPORT OR MULTIMODAL TRANSPORT		NO. MAEU
VISION TOBACCO FZC ON BEHALF OF BELADINE EXPORT FZCO P.O. BOX: 261058, JEBEL ALI FREE ZONE, DUBAI, U.A.E. TEL NO.: 048814215		Stacking No. 583680216 Export reference 34420		Bill of Lading No. 583680216
PETACYNIC SARL 09 BP 543, OUAGADOUGOU 09, BURKINA FASO TEL NO.: +226 70259741 Email: petacynicfaso2017@gmail.com		Notify Party (per clause 22) SAME AS CONSIGNEE		Export reference 3155677
Container No. (Clause 1 - 10) JPD VIRGO		Storage No. 929W		Place of Receipt (Applicable only when document used as Multimodal Transport B/L, (see clause 1))
Port of Loading Jebel Ali		Port of Discharge Cotonou		Place of Delivery (Applicable only when document used as Multimodal Transport B/L, (see clause 1))
PARTICULARS FURNISHED BY SHIPPER				
2 containers said to contain 2200 CARTONS 2200 CARTONS, YES-INTL CIGARETTES (22,000,000 Cigarettes packed in 10,000's) CARGO IN TRANSIT TO BURKINA FASO CD No: 33187		Weight 31900.000 KGS Measurement 120.000 CBM		
HASU4135464 ML-AE3320530 40 DRY 9'6 1100 CARTONS 15950.000 KGS 60.000 CBM Customs Seal : 469457				
CAIU4720720 ML-AE3320511 40 DRY 9'6 1100 CARTONS 15950.000 KGS 60.000 CBM Customs Seal : 469456				
SHIPPER'S LOAD, STOW, WEIGHT AND COUNT				
FREIGHT PREPAID				
IN TRANSIT IS ARRANGED BY MERCHANT FOR ACCOUNT AND RISK OF MERCHANT				
CY/CY				
(This bill of lading i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et forth in the back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in the applicable tariff.) (This bill of lading i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et forth in the back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in the applicable tariff.)				
Port of Discharge Cotonou				
Place of Issue of B/L Dubai				
Date of Issue of B/L 2019-07-20				
Number of Containers 2/THREE				
Signature of Shipper Christophe Franklin-CHEOU				
Signature of Carrier [Signature]				
Signature of Customs Officer [Signature]				

Gold Seal to SIRI Produits in Burkina Faso

SHIPPER ORIENTAL GENERAL TRADING INC., P.O. BOX NO 17432, JEBEL ALI, U.A.E.		VOYAGE NUMBER 003651NC BILL OF LADING NUMBER SGN0646535	
CONSIGNEE SIFI PRODUIT ET COMPAGNIE BP 1256 BOBO DIOLASSO BURKINAFASO		DRAFT BILL OF LADING	
NOTIFY PARTY , Carrier not to be responsible for failure to notify SIFI PRODUIT ET COMPAGNIE BP 1256 BOBO DIOLASSO BURKINAFASO		EXPORT REFERENCES	
PRE CARRIAGE BY*		PLACE OF RECEIPT*	
VESSEL KOTA JOHAN	PORT OF LOADING HAIPHONG PORT, VIETNAM	FREIGHT TO BE PAID AT HO CHI MINH CITY	NUMBER OF ORIGINAL BILLS OF LADING THREE (3)
MARKS AND NOS CONTAINER AND SEALS	NO AND KIND OF PACKAGES	PORT OF DISCHARGE COTONOU, BENIN	FINAL PLACE OF DELIVERY*
DESCRIPTION OF PACKAGES AND GOODS AS STATED BY SHIPPER SHIPPERS LOAD, STOW AND COUNT, SAID TO CONTAIN		GROSS WEIGHT CARDO	TARE
CHART 345502 SEAL: P0624451		1 x 40HC 1290 CASES 1290 CASES OF CIGARETTES ECTN # : URM - CMCB/TR/190354D6/C/V0	16125.000 3700 60.000
CARGO IN TRANSIT TO BURKINAFASO at receiver's risk, care and expenses. CMA CGM liability ceases COTONOU, BENIN			
FREIGHT PREPAID Shipped on Board KOTA JOHAN 04-AUG-2018 CMA CGM VIETNAM ZEC. AS agents for the Carrier			
Weight in Kgs Total: 1 CONTAINER(S)			
ABOVE PARTICULARS DECLARED BY SHIPPER. CARRIER NOT RESPONSIBLE.			
ADDITIONAL CLAUSES			
4. Cargo at port is at merchant risk, expenses and responsibility 5. FCL 21. T/C at destination payable by Merchant as per Incoterms 154.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carriage, clause 14(2) shall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1984/Amberley rules, 2004 202. Damage and detention shall be calculated and paid as per general tariff available on the web site of CMA CGM, or in any of CMA CGM agency. However if special free time conditions are granted, from when applicable as per general tariff grid shall start from the day following the last free day. 216. Mis-declaration of cargo weight endangers crew, port workers and vessel's safety. Your cargo may be weighed at any place and time of carriage and any mis-declaration will expose you to claims for all costs, expenses or damages whatsoever resulting therefrom and be subject to freight surcharge. 220. The shipper acknowledges that the Carrier may carry the goods identifi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and in taking remittance of this bill of lading the Merchant (including the shipper, the consignee and the holder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the CTN (Cargo Tracking No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mains with the Merchant/Importer. Any fine or penalty levied against the Carrier is for the account of the Merchant. 274. The Merchant i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ny empty container, with interior clean, free of any dangerous goods placards, labels or markings, at the designated place, and within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lease, failing which the container shall be construed as lost. The Merchant shall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quidated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world market value - or the depreciated valu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tainer which shall be retained as security for payment of any sums due to the Carrier, in particular for payment of all detention and demurrage and/or container indemnity as related above. 340. In the event that this Bill of Lading is a Port Bill of Lading, i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s the case may be) confirms his express acceptance o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pressly confirms his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consent to the possibl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n the deck of any vessel. 247. Carrier is not			

CEDEAO DOUANES BENINOISES		DECLARATION		BUREAU DE DEDOUANEMENT	
2 Exportateur / Importateur		5 Total colis		7 N° de Répertoire	
COTONOU-PORT (RP)		1,290		2019 E101071	
8 Destinataire		10 Pays de provenance		12 Pays d'origine	
BURKINA FASO		11		13	
14 Déclarant / Représentant		15 C Pays exp.		17 C Pays destin	
N° 201402		16 Pays d'origine		18	
RMAV TRANS SARL COTONOU BENIN		19		20	
21		22 Dev. & Montant facturé		24	
23 Mode transp.		25		26	
27		28 Données fin. & bancaires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u Bénin

B - DONNEES COMPTABLES

Mode de paiement : COMPTANT
N° de liquidation :
N° de quittance : B 113861
Garantie :
Taxes globales :
Total déclaration : 147,806

C - BUREAU DE DEPART

D - CONTROLE PAR LE BUREAU DE DEPART / DESTINATION

Cachet :
Signature :
Lieu et date :
Signature et nom du déclarant / représentant :

ORIS to SIRI Produits in Burkina Faso

CEDEAO/UEMOA DOUANES BENINOISES		DECLARATION		BUREAU DE DEDOUANEMENT	
2 Exportateur / Destinataire COTONOU TRANS SA/IL COTONOU BENIN		5 Total colis 1,290		7 N° de Répertoire 2019 E101071	
8 Destinataire SOCIETE COTONOU TRANS COTONOU BENIN		10 Pays de provenance 11 Pays d'origine 12 Pays de destination 13 Pays de transit		15 C Pays exp. 17 C Pays destin.	
14 Déclarant / Représentant N° 201402 COTONOU TRANS SA/IL COTONOU BENIN		16 Pays d'origine 17 Pays de destination 18 Pays de transit		19 Pays de transit	
20 Mode transp. frontière		21 Mode transp. interne		22 Mode transp. aérien	
23 Bureau d'entrée / de sortie BUREAU MALANVILLE (RS)		24 Localisation Marchandises BUREAU MALANVILLE (RS)		25 Nomenclature 26 Préférence	
27 Calcul des impositions Type RSC Droits d'importation 80,000,000		28 Données fin. & bancaires Code Banque : 01 Comptant		29 Régime 30 Déclaration sommaire / Doc. précédent	
31 Colis et désignat. des marchandises AUTRES		32 Nomenclature 33 Préférence		34 Unité compl. 35 Prix article 36 Valeur en douane	
37 Bureau de pass. prévo. & pays		38 Garantie non valable pour		39 Lieu et date	
40 - CONTROLE PAR LE BUREAU DE DEPART / DESTINATION		41 - CONTROLE PAR LE BUREAU DE DEPART / DESTINATION		42 - CONTROLE PAR LE BUREAU DE DEPART / DESTINATION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u Bénin

REPUBLICQUE DU BENIN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et des Finances

Département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Douanes

Bureau de Malanville

Le Greffier en Chef de la Cour d'Appel de Cotonou:

Signature: [Signature]

Date: 24 OCT 2019

Code: B 113861

Taxes globales: 147,000

Francs CFA

B - DONNEES COMPTABLES

Mode de paiement: COMPTANT

N° de liquidation: 24

N° de quittance: 09

Garantie: B 113861

Taxes globales: 147,000

Francs CF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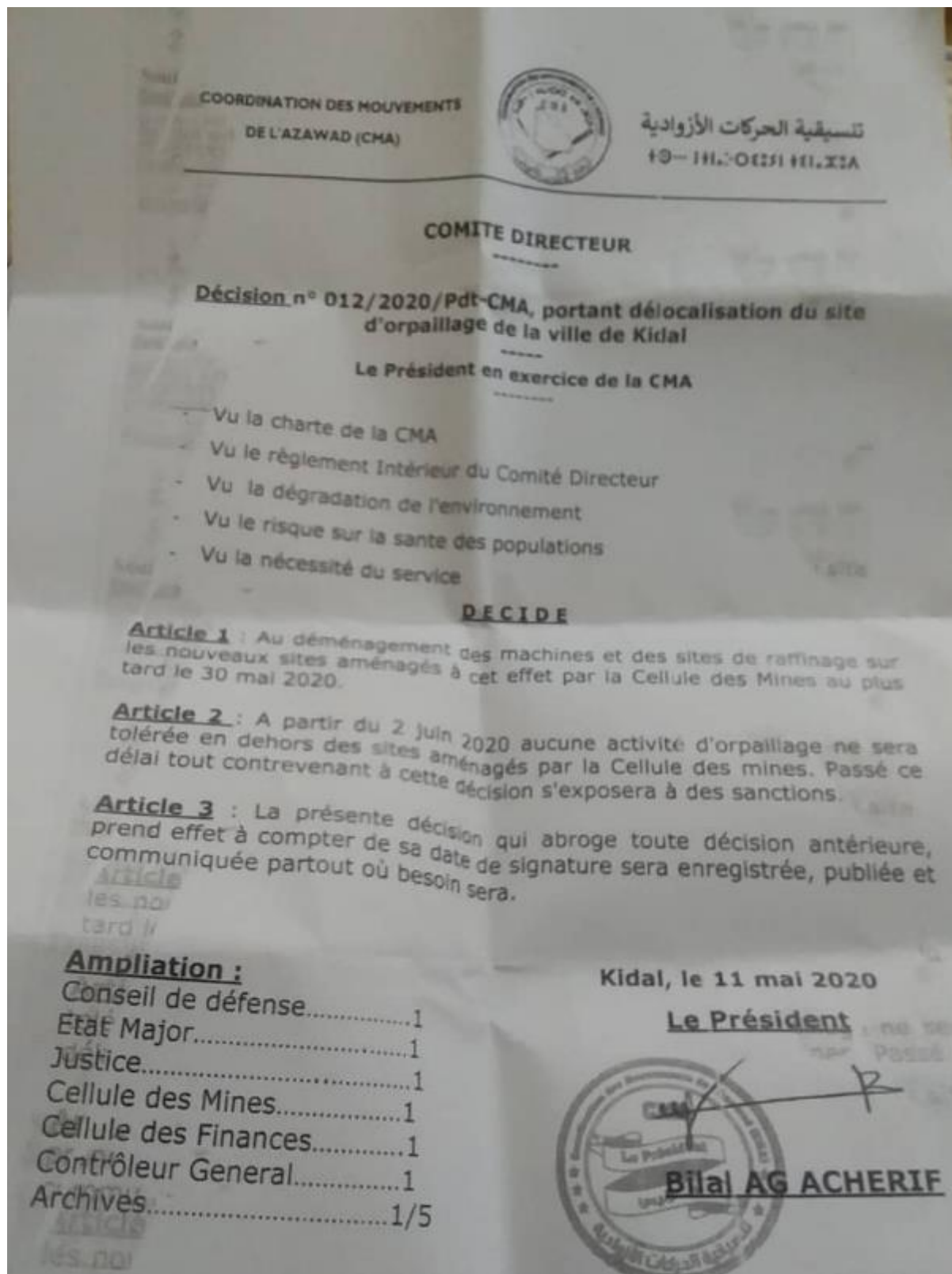
C - BUREAU DE DEPART

Signature: [Signature]

Date: 24 OCT 2019

Business Royals to Petacynic Niger/Burkina Faso

Annex 13: CMA decision to delocalise processing plants in Kidal, 11 May 2020.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MA representative on 2 June 2020.



Annex 14: CMA Plateforme joint security commission outfit and receipts of levies paid by miners. Documents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22 June 2020 and confidential report, 20 June 2020.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Sécurité de Mine
d'OR

Reçu N° B.P.F:

De M: Alhaji Mahamane

La Somme de: 5000 F

Date: 11/06/2020



23/06/20

Commission de Sécurité Mixte Mine D'OR

N° Ticket: B.P.F:

Nom: [Redacted]

Prénom: [Redacted]

Signature plateforme: Signature CMA:

Periode de: 5000 F

Annex 15: Obstruction of humanitarian aid, selected incidents.

	Date	Region	ATT	K	W	D	LT	T	Summary	Source
1	6 May 2020	Timbuktu	Unknown	0	0	0	0	0	A vehicle belonging to the Malian Health Directorate loaded with COVID-19 test samples from MINUSMA Timbuktu was stolen.	UN report
2	11 April 2020	Timbuktu	Unknown	0	0	0	0	0	Unidentified armed individuals abducted four agents of a local NGO in Fittouga and their vehicle was abandoned.	UN report
3	09 March 2020	Timbuktu	Reportedly JNIM	0	0	0	0	1	Six employees of 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 in Sarayemou commune were attacked. The assailants stole six motorcycles and cellular phones and threatened the INGO employees not to conduct any operation without asking for their authorization.	UN report
4	13 January 2020	Mopti	Unknown	0	0	0	0	0	Four staff of NGO ACTED abducted were freed and have returned to Douentza. However, assailants withheld their vehicle, computers and other work documents.	UN report

Annex 16: Gender-based and sexual violence, selected incidents.

	Date	Region	ATT	K	W	D	LT	T	Summary	Source
1	12 June 2020	Mopti	Unknown	0	0	0	0	0	On 12 June 2020, in Mopti region, a 17-year-old girl, after being sequestered was gang raped by four young in Taikiri, Mopti	UN report
2	11 June 2020	Menaka	Unknown	0	0	0	0	0	On 11 June 2020, in Menaka, according to Malian Forces of Security and Defense, three individuals abducted a 23-year-old girl getting out of the bus, carried her to a dune. While two tied her up, one raped her. They later brought her back to the city. While the gendarmerie has opened an investigation, HRPD and UNpol are monitoring the case.	UN report
3	9 June 2020	Mopti	Unknown jihadists	0	0	0	0	0	On 9 June 2020, three jihadists assaulted a 26-year-old woman and gang raped her for not wearing the hijab. The incident happened near the village of Hore-Wendou, Cercle of Douentza in Mopti region.	UN report
4	5 June 2020	Mopti	0	0	0	0	0	0	On 5 June 2020, near the village of Sondogo, Douentza, Mopti region, two armed individuals kidnaped a 14-year-old girl and gang raped her.	UN report
5	28 May 2020	Mopti	0	0	0	0	0	0	On 28 May 2020, in Sahona, Mopti Region,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FAMA) have freed a woman hostage supposedly held by members of the Groupes Armes Terroristes (GAT). The woman was enchained and was used as sex-slave.	UN report
6	28 May 2020	Mopti	0	0	0	0	0	0	On 28 May 2020, in Mopti, a group of about ten young men collectively raped a 25-year-old woman and stole her mobile phone and handbag containing money.	UN report

7	7 May 2020	Mopti	0	0	0	0	0	0	On 7 May 2020, another non identified armed individual raped a 19-year-old girl near Karsani village, Cercle of Douentza.	UN report
8	3 May 2020	Mopti	0	0	0	0	0	0	On 3 May 2020, two armed non-identified individuals sexually abused a 17-year-old girl around the village of Douentza in Mopti region.	UN report
9	19 November 2020	Mopti	0	0	0	0	0	0	On 19 November 2020, in Mopti, a 16-year-old girl was raped by a group of males. On 27 November, in Mopti, a pedophile act was committed on a girl of 13 years old.	UN report

Annex 17: Attacks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selected incidents.

	Date	Region	ATT	K	W	D	LT	T	Summary	Source
1	3 July 2020	Mopti	Unknown	7	2	0	0	0	On 3 July, MINUSMA Mopti reported that, at around 00h30, unidentified armed elements attacked a convoy of the FAMa traveling from Sokoura to Gouari village, approximately 55 km south of Bankass town, Tori commune, Bankass cercle. At least seven FAMa soldiers were killed and two were injured.	UN report
2	14 June 2020	Segou	Jihadists (Jama'at Nasr al-Islam wal Muslimin (JNIM))	11	Unknown	0	0	0	On Sunday, 14 June 2020, around Bouka Were, at the Mauritanian borders, in Segou region, Jihadists (Jama'at Nasr al-Islam wal Muslimin (JNIM)) ambushed Malians troops convoy comprised of 64 people. On 18 June 2020, 11 bodies were identified (while 16 were not, and five were missing. Out of the 64 soldiers who were in the convoy, 32 survived, 11 bodies were found, identified and buried (including one lieutenant); 16 bodie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and five others are still missing. The JNIM claimed the responsibility alleging that they killed the FAMAs troopers to prevent them from killing innocent Fulani.	UN report
3	13 June 2020	Gao	Unknown	2	0	0	0	0	On Saturday 13 June 2020, around Tarkint, Gao region, Egyptian soldiers, peacekeepers in Mali were killed by unidentified gunmen when they were providing an escort to the MINUSMA logistic convoy.	UN report
4	29 May 2020	Timbuktu	Unknown	1	1	0	0	0	On 29 May 2020, in Timbuktu, four unidentified armed individuals attacked Malian National Guards' vehicle carrying supplies, killing the driver and injuring one of the	UN report

									soldiers onboard. They ran with the vehicle and one soldier is missing.	
5	20 April 2020	Gao	Unknown	1	2	0	0	0	On 20 April 2020, unidentified armed individuals attacked the MINUSMA logistics convoy that was travelling from Gao to Tessalit. The attack occurred in Tabrichat, Gao and the attackers killed a contractant and injured two others.	UN report
6	6 April 2020	Gao	Unknown Jihadists	25	12	0	0	0	Presumed jihadist assailants attacked Malian armed forces camp in Bamba.	UN Reports
7	23 March 2020		JNIM	30?	?	0	0	0	On 23 March 2020, in response to the Fulani attacks, JNIM, The Support Group for Islam and Muslims attacked the G5 Sahel forces killed 30 people and burned down eight vehicles.	
8	18 March 2020	Mopti	Alleged members of Colonel Ba Ag Moussa	23	0	0	0	0	On 18 March 2020, according to the FAMA, armed militants believed to be headed by the deserter Army Colonel Ba Ag Moussa attacked the Dioura army camp in Mopti, causing the death of 23 Malian soldiers.	UN report
9	10 March 2020	Menaka	Unknown	0	4	0	0	0	On 10 March 2020, near the Niger borders in Abakar, Menaka, the French forces Operation Barkhane were attacked and four French personnel were injured.	UN report

IED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ncidents

	Date	Region	ATT	K	W	D	LT	T	Summary	Source
1	08 June 2020	Menaka	Unknown	0	0	0	0	0	On 8 June 2020, at about 200 Km from Menaka town, Malians Armed Forces (FAMA) apprehended two individuals trying to plant an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ED. They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gendarmerie and an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On 13 May 2020, the MINUSMA patrol was targeted by an attack at the same area.	UN report
2	10 May 2020	Kidal	Unknown	3	4	0	0	0	On 10 May 2020, near Aguelhok, in Kidal region, a Chadian peacekeepers convoy was hit by explosive devices. Three were killed and four injured.	UN report
3	13 April 2020	Menaka	Unknown	1	0	0	0	0	On 13 April 2020, at around 09H00,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Guard, was shot dead by two unidentified armed individuals on a motorbike when returning to the FAMA camp after his turn of duty at the Gendarmerie. His weapon was stolen by the assailants and his motorbike was later recovered by FAMA.	UN report
4	11 April 2020	Menaka	Unknown	2	6	0	0	0	On 11 April, a MINUSMA Force convoy heading to Gao from Menaka reported that a civilian vehicle had hit by an IED at around 14H00, some 60 km West of Menaka, on the road to Ansongo. Two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six were injured.	UN report
5	24 March 2020	Mopti	Unknown	2	3	0	0	0	On 24 March 2020, around Bouna-Baye, in Mopti Region, the Gendarmerie in patrol was subject to an attack of with IED allegedly set by unidentified individuals. Two gendarmes were killed, three wounded and an armored vehicle was damaged (investigation is on going and two suspect individuals were arrested).	UN report

6	22 March 2020	Menaka	Unknown	0	5	0	0	0	On 22 March 2020, in Menaka town, an APC of the Togo FPU hit an IED. Following the explosion, at least two unidentified elements fired on the patrol who retaliated and made them flee. Five FPU elements were injured, one category A, four category B, one vehicle (Bastion) damaged. Both FPU and Nigerbat QRFs were sent to the scene.	UN report
7	11 March 2020	Between Gao and Menaka	Unknown	2	3	0	0	0	On 11 March 2020, two soldiers of the Malian Reconstituted Company died and three were wounded when their vehicle was hit by an IED when they were travelling from Gao to Menaka.	UN report
8	8 March 2020	Kidal	Unknown	0	0	0	0	0	On 8 March 2020, double IED hit international forces and Minusma in Kidal. Jama'a Nusrat Ul Islam wa al Muslimin group (JNIM) claimed the attacks.	UN report